



答許青嶼侍御書

陸燦頓首青嶼先生足下屢承下問古今人

爲文之得

失及於先宮保牧齋之文又及於吳文之正錢錄是非

云何僕少而汨沒制舉至長而失學今老矣實未能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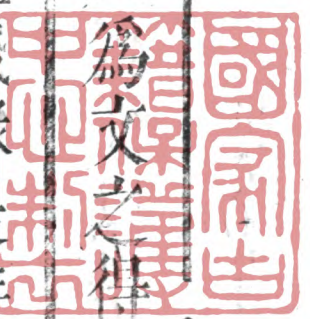
見古人之門戶近年授經之暇稍得抽尋史漢韓柳歐

蘇文字而論其大畧提一曰論文則文不必兼論道也一

曰爲文必本於讀書也一曰近人之論文不當曰專學

歐蘇至并欲追廢史漢韓柳也夫論文兼論道惟六經

孔孟之書足以當之其下周程張朱諸夫子身體力行



故發揮性命文章仁義道德之旨而筆之於其書則文
爲載道之器固然也竊見韓歐之文必曰文爲吾道之
所寄蓋六經無論已宋儒以道傳原不必以文傳其道
韓歐以文傳亦不必以道傳其文卽如韓公豈不亦惟
道是詣哉乃其所自稱道心慕而手追者赫赫乎泯泯
乎屈原荀卿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之徒而已爾
至引孟子雜入於諸人之中則七篇之書幾何不與
騷賦等作同年語矣韓公以下歐曾蘇氏皆相從以學
問文章爲事大要諸公氣節俱可觀猶夫道之支流苗

裔云爾韓歐之文推其言以發明夫道而今人僅學韓
歐之言徒援其言道以傳會夫文使有識者厭文字之
爲空言而追咎於韓歐也則不如就文論文而已故曰
論文則文不必兼論道也班固立傳必書某治某經武
帝時博士弟子詣太常歲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
不能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蓋上所課最士如此宋人
讀書立分年之法經經緯史首尾貫串二三十年而始
就蘇氏兄弟出蜀應舉固已靡書不讀蓋士所自課最
如此夫然後漢宋一代之文章興焉今者今歲始讀書

而明歲已爲文刻梨棗克棟几傳示大都矣是何古人之拙且鈍而今人之巧且速歟蓋治文猶用兵然未有甲盾敢不弔矢鋒敢不善楨幹蒹芟敢不侍餘而妄自薦樽於孫吳之列者也趙翁孫之冊金城也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壘屯要害繕鄉亭浚溝渠治隍陜馬若干匹鹽若干斛穀若干屯此豈其年七十以後不學而能者哉兵多而將練之則力專書多而文練之則用博未有枵然無有之軀茫然不辨經史之源流而妄自命曰吾學歐吾學蘇吾大家也吾正派也故曰爲文必本於

讀書也唐宋以來文章粲然備矣明初自宋金華以後

嘉靖李王四家始務割裂剽竊優孟史漢於是崑山歸熙甫不得已而有蚍蜉撼大樹妄庸人爲之巨子之論而牧齋公繼起昌言排擊俗學此兩家皆主張歐蘇門戶其意皆爲初學者言也蓋文之有規矩準繩起訖呼應提綱挈目錯綜參伍俱歸於文從字順此自太史公班固至於韓柳歐蘇其道同也韓柳以上大而化之而無其迹歐學史學韓者也力著其說於其文而蘇曾以還其說益著今初學者於莊生之齊物楚詞之離騷史

記之貨殖傳報任書諸篇以類而推能識其規矩準繩起訖呼應提綱挈目錯綜參伍而歸於文從字順否其不能也則必至於嘉靖四家之割裂剽竊優孟史漢而後已故必須急從歐蘇門戶入也以其說之著也此爲初學者言非謂文當以歐蘇爲極則也嘗聞諸先輩之論文韓子之文古文也歐陽子之文今文也反不若唐人四六猶有古意盧疎齋云相如楊雄其文古唐文韓之外元次山近古樊宗師苦澁而非古宋則老歐之雅粹長蘇之神俊而古作甚不多見由是言之歐蘇之文

特賢於其同時楊劉諸人之作學昌黎尚不逮昌黎而况史漢乎今日學歐蘇爲正派爲大家其說猶可也以崑山歸氏虞山錢氏皆主張歐蘇門戶人也兩家之文具在如熙甫之馬政志非孟堅乎李廉甫行狀非子長乎牧齋之應山高陽行狀等篇孰非史漢韓柳者乎不能爲歐蘇之學史漢韓柳以成其歐蘇而第勦襲其誌記中一二悲慨語調以槩其文而餘全借語助空疎撐拄而已醉翁豐樂之記赤壁黃樓之賦畧皆上口間一流覽曾不知歐之唐書禮樂兵食等志五代之安重誨

王彥章等傳蘇之司馬鄭公之狀誌表忠觀之碑記等
篇皆學史學韓者也今篇無其句句無其字而忽然自
命曰吾學歐吾學蘇吾大家吾正派也則歐蘇之罪人
也然而其說猶可也則又何以云爲近來學歐蘇之文
者不能學歐蘇之文而皆自以其所治帖括字句之文
爲文去其排耦就其冗散則是舍勞而從佚也去其聖
賢體貼語脉就其叙述論事各體則是從難而從易也
極其敝不過於不成其爲歐蘇之文而止終身無望於
史漢韓柳之文而止是故其說猶可也今有怪魁焉忽

矢之於口而筆之於書曰非歐蘇之學不當學也此所
用之字句雖史漢之字句而非歐蘇所常用則不當用
推其意天下文章尸祝社稷一歐蘇而史漢韓柳皆在
人其人火其書之列幸而其人_伏之言不足爲重輕於天
下苟極其說則讀書種子或幾乎絕矣其人也是真歐
蘇之大罪人也是亦歸錢兩家之大罪人也此其說之
大不可者也不知歸錢兩家其意并非直爲初學言爲
_推出_一層受病最深如嘉靖四家者流因病予藥爾若夫未曾受
病之人讀書爲文自當以六經史漢爲主韓柳以下咀

其英華助其氣勢所爲焉不學而無常師則度幾於文爾是故因歐蘇以追沂史漢韓柳猶之借筏渡以登彼岸也據歐蘇以追廢史漢韓柳則又祀曾顏而祧仲尼矣故曰文不當曰專學歐蘇至并欲追廢史漢韓柳也又總一東夫爲文必兼道卽昌黎吾猶疑之爲文必本於讀書則自史漢韓柳以至於歐蘇吾則信之道之不至則已矣讀書之不精而遽謂吾爲歐蘇之大家之正派此吾猶在疑信之間者蓋文字之源流次第其大畧如此若僕所謂幸而其人之言不足輕重於天下此卽來問所爲

作正錢錄之吳及其人也吳及吾不知何人也或曰太倉人董侍御易農云曾遇其人於京師深於內典而長於七言律詩若是則亦吾黨之畏友也特於其所爲正錢錄則不得不亟起而駁之正錢錄者正牧齋列朝詩選小序也夫牧齋之學海涵地負其於爲文倒度傾囊無所不有人莫窺其涯涘其爲初學及受病之人昌言排擊俗學主張歐蘇門戶而以熙甫之文爲嫡子然公之自爲文則上擬范曄而下極於三國南北史六朝唐宋之作稗家小說盡入其中蓋不可以一體一例拘雖

晚年之文參用佛乘然亦原本於着山濫觴於金華要
不足爲病今欲以學歐蘇之說律之是不知牧齋者也
而敢於論其得失則自吳及始曩見汪戶部茗文集中
有與某人論正錢錄書因得求其書觀之因就其所正
者而駁之今得畧舉數條以復足下正之序文曰三十
年前艾天傭先生云云至今艾氏之文與王唐歸並列
牧齋錢宗伯遠宗歐蘇近主震川天下之瞻依殆等於
天傭而所著初學集質之古人合者一二離者八九至
於列朝詩人傳文乃百無一合未又曰正錢錄者欲天

下之求歐蘇者求之於王唐歸艾四先生駁曰艾孝廉
千子有天傭子集不聞其以天傭爲號也不聞有所謂
天傭之名更盛於牧齋也遵巖學會而吾厭其排疊應
德學蘇而未極其疏宕熙甫醇乎其醇乃若干子之論
時文如文定文待則傳矣其以古文著也依倣歐陽較
之近日學歐文者全是帖括字句則差勝而全襲歐公
體字句甚多今躋而祀於唐歸之下無非尊艾以抑
錢不知艾與錢同時若論學問文章艾當在北面弟子
之列審矣列朝詩選隨意表章其人之生平刺舉詩學

之○得○失○可○謂○之○小○序○不○謂○之○傳○也○吳○及○泥○一○傳○字○之○名○
 悉○以○傳○之○體○律○之○文○章○乃○天○下○之○公○器○而○豈○一○人○之○私○
 好○惡○所○能○與○於○其○間○哉○此○序○通○篇○筆○力○蕪○陋○不○成○文○學○
 歐○卬○學○蘇○耶○且○無○論○其○議○論○之○舛○錯○也○目二正○序○文○曰○其○中○
 有○曰○發○凡○起○例○通○鑑○凡○例○具○存○此○中○凡○例○何○在○襲○用○君○
 實○語○也○駁○曰○左○氏○之○文○先○經○始○事○後○經○終○義○經○也○非○史○
 也○故○有○發○凡○起○例○凡○例○不○始○於○君○實○之○通○鑑○目三正○曰○以○潰○
 於○成○潰○字○雖○出○詩○句○歐○蘇○古○文○不○用○又○曰○藏○弄○雖○出○漢○
 書○歐○蘇○不○用○駁○曰○既○出○詩○出○漢○書○何○以○不○可○用○豈○歐○蘇○

在○詩○與○漢○之○前○耶○昔○人○謂○韓○文○杜○詩○無○一○字○無○出○處○今○
 曰○出○自○史○漢○不○可○用○則○是○時○無○歐○蘇○也○昌○黎○之○薦○侯○喜○
 曰○喜○之○文○學○西○京○而○為○也○則○又○是○時○無○歐○蘇○也○藏○弄○二○
 字○則○宋○金○華○凡○再○用○之○矣○目四正○曰○元○美○之○文○北○京○稱○長○安○
 吏○部○尚○書○稱○大○冢○宰○艾○天○傭○斥○之○謂○明○之○長○安○自○屬○西○
 安○府○無○大○冢○宰○之○官○於○文○理○為○不○通○駁○曰○正○史○紀○本○朝○
 事○凡○地○方○官○職○不○宜○用○前○代○稱○名○若○小○小○紀○載○則○無○妨○
 也○漢○書○翟○方○進○傳○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士○案○宰○
 士○出○公○羊○傳○孫○鑛○曰○以○古○衙○貌○時○事○今○摛○詞○家○多○用○此○

法○是○文○理○不○通○自○班○固○始○矣○正○曰○句○句○須○用○古○無○古○不
 能○行○筆○元○美○大○病○牧○齋○亦○然○駁○曰○摘○取○古○人○字○句○之○佳
 者○西○京○已○然○卽○如○漢○書○叙○傳○諸○贊○內○此○類○甚○多○元○美○之
 大○病○故○不○在○此○推○其○說○不○過○尊○歐○蘇○謂○其○文○中○無○古○人
 字○句○也○據○此○以○薄○班○馬○則○史○漢○可○以○不○讀○而○今○之○以○帖
 括○字○句○爲○歐○蘇○者○真○歐○蘇○耶○正○曰○伯○溫○詩○兩○屬○若○以○爲
 例○則○詩○少○者○不○可○獨○用○於○伯○溫○則○不○成○例○駁○曰○宋○文○憲
 潛○溪○詩○自○屬○元○朝○豈○青○田○不○可○分○耶○正○曰○律○詩○宜○稱○唐
 體○近○體○若○曰○今○體○則○牧○齋○唐○人○也○又○曰○長○句○卽○七○言○詩

見○杜○詩○近○來○海○內○爲○長○句○註○中○此○七○言○長○句○四○字○疊○用
 牧○齋○不○讀○杜○詩○耶○駁○曰○然○則○時○人○非○古○人○而○亦○作○古○體
 何○也○杜○詩○正○贊○太○白○七○言○古○也○如○以○長○句○爲○律○詩○太○白
 有○幾○首○七○言○律○耶○惟○元○白○長○慶○集○題○以○長○句○則○七○言○爾
 秦○少○游○次○子○由○黃○樓○詩○云○少○公○作○長○句○班○馬○安○得○擬○班
 馬○寧○有○七○言○律○耶○正○曰○空○同○換○古○句○元○美○遂○換○古○字○以
 枋○易○柄○以○晉○換○進○以○跳○換○逃○以○並○換○傍○換○者○自○謂○古○雅
 見○者○代○爲○面○赤○牧○齋○換○字○不○少○駁○曰○曾○子○固○歐○陽○之○門
 人○也○其○序○鑑○湖○圖○曰○南○並○山○東○並○城○南○並○隄○不○以○並○心

目○八

傍耶至金華星吉公碑跳走數千餘里又湖廣地並江
 北不以跳為逃以並為傍耶金華則吳及序文中所謂
 國初景濂猶守模範者正曰子長不易言矣其次莫如
 永叔不求新奇絕無陳言宋子京好新奇便塵腐滿紙
 改齋矯尾厲角嘔心鉢腎急就倚待洛誦職志舍新唐
 書無此字句駁曰吳及之猶知有子長也異哉韓琦不
 悅宋祁指新唐書列傳文采雕飾太過命歐公看詳改
 作歐公歎曰宋公於我前輩人所見不同安能盡如已
 意且宋公於此日久功深我可掩其長哉遂不易一字

觀歐之傾倒於宋則新唐書亦未可輕議且牧齋語六
 朝人時有之何至塵腐目之此乃掇拾艾子與雲間諸
 人書中語也目〇十正曰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但可一用

之即發笑矣余虞山蒙叟錢某也八十元老無限童
 心駁曰太史公之文變化極矣然如平準書贊曰自高
 帝前尚已靡得而記外戚世家起句則云秦以前尚矣
 靡得而記焉遊俠傳云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貨殖
 傳云神農已前吾不知已此句法屢用發笑必自吳及
 始童心亦白太史公始太史公者吳及故云子長不易

言者也。正曰馬裕傳既云生四子矣。兩行後又曰兄弟四人何也。駁曰是漢書原涉傳既曰郝太伯同母弟王游公後不必曰游公母即郝太伯母矣。五代史劉仁贍降其副使孫羽等作為降書贊又不必曰實錄載降書蓋其副使孫羽所為也。正曰衣鉢門生事既無謂辭復不雅。牧齋酷愛而屢用之何耶。歐蘇上不用西漢之晉跳枋並下不用後世之衣鉢門生。駁曰審爾歐公上不用古下不用時將自撰何等句耶。抑如今世之以帖括字句之乎。語助空衍成文者耶。歐公手付子斯文所謂

日〇十二

衣鉢門生也。朱子曰深考程先生之言其門人恐未有承當得此衣鉢者。此衣鉢字宋人故有之也。正曰童珮

日〇十三

傳云并其藁削之。非竹簡何以削。駁曰劉向疏削則削謂以刀削去簡牘也。雖非竹簡假古字用爾豈必塗乙等字然後切於紙耶。如今人飲酒不用尊而曰酒尊亦假古字用。豈必酒鍾酒杯而後切耶。唐以前書籍皆寫本。雕版五經始。後唐馮道而柳玘云字書小學皆雕刻。則唐固不用竹簡子厚云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亦不當云筆削耶。正曰王雷傳文戰二字可入傳乎。古傳

日〇十四

有之乎駁曰古傳何傳也必歐蘇以後乃謂古歟杜詩
 惜別到文場元微之會真記文戰不利王仁裕賀王狀
 元溥大拜云一戰文場扶趙旗更調金鼎佐元龜此唐
 宋人文戰二字之證也目〇十五正曰蹶張弩名足踏而張之者
 也不當襲古人誤用駁曰古人之誤用而後襲之者多
 矣如逸少寫道德經換鵝而太白詩山陰道士如相訪
 為寫黃庭換白鵝梅聖俞詩不同王逸少辛苦寫黃庭
 古樂府雉子斑云不怯如臯箭能使如臯路而子瞻詩
 不向如臯問計唯歸來何以得卿卿亦能起大印聖俞

子瞻一一改正耶正曰里者一井之地也王敬夫鄆人
 康對山武功人相去五百里而曰同里可乎駁曰孟子
 鄉田同井漢有鄉亭侯鄉最近然今同省直之人相去
 數千里皆稱同鄉况五百里耶正曰成祖廟號子孫不
 當改既改之後臣子自宜恪遵之牧齋有太宗之稱當
 是正德以前人駁曰漢文帝廟號太宗而史漢兼稱何
 也目〇十八正曰古文奇字者孔壁尚書中兩種篆字之名此云
 王逢年以古文奇字為有司所黜豈不以篆字寫試卷
 乎駁曰彼問奇字於楊雄者單舉古人尚書耶抑雄之

法言太玄俱篆字耶諸若此類糺繆弘多蓋駁之不勝
駁也久用覆瓿矣因來問及之抽記遺忘寫不倫次其
大畧如此帶筆至其謂生員之無辟名也屬吏之不稱故吏
也詩次韻之不當題再用前韻也三百篇之不得稱毛
氏詩也致齋散齋之不得謂閒居也鵝出鵝啼鉛粉筆
墨范氏豔語俱不得入文字也少所見則多所怪苟無
關文體之是非俱不必與辨而必不可不辨者其體要
亦有三一則列朝詩選之小序不名傳也泥一傳之名
律以傳之體於是正目錄則曰傳曰自當書名續藏書
前駁中抽出

何足法不知使虞山在史局作國史當更自有體裁且
傳有○史○傳○有○家○傳○有○私○傳○有○外○傳○有○寓○傳○而○此○皆○非○其
例也○正○傳○文○則○曰○小○傳○書○官○宜○用○朱○子○言○行○錄○之○例○但
云○仕○至○某○官○其○間○有○事○可○書○書○其○官○如○此○中○例○乃○是○全
明履歷不知歐公五代史如趙光逢傳單書其列官而
無列官之事者甚多牧齋之爲此例也不自序曰孟陽
采詩我以庀史乎一則歐蘇不用之說也太史公吳父
所謂子長不易言者也子長之於古文也必曰擇其言
尤雅馴者又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故夫苟不雅馴之詞
駁中抽出二

夫獨歐蘇不用凡爲文者不可用也雅馴矣好學深思
而知其故卽歐蘇之所未用而凡爲文者無所不可用
者也信如受說則史漢以上六經之詞句皆謂歐蘇用
則用歐蘇不用則不用六經之文文卽道也史漢以下
之文文雖非卽道而道所寄也今且不用其文而道安
所寄乎不惟廢文兼廢道也一則推艾千子爲王唐歸
艾四先生之尤無識也千子之主張歐蘇門戶也與牧
齋異牧齋所云俗學者謂嘉靖四家之割裂剽竊優孟
史漢不若金華茶陵崑山諸家得史漢之神髓也千子

前駁中旭山三

所謂俗學則北堂間諸子誦習六朝綺靡之文謂不如
無讀歐蘇亦非謂歐蘇之外雖左國班馬俱可束置高
閣必不可用也然則千子之議論亦正矣至吾所謂全
襲歐公篇體字句者如平遠臺社藝序偶社序陳清襄
行狀等篇其文具在可契勘而知也恐遵巖應德之未
肯與輩而熙甫益遠矣凡此三者議論之外錯由於識
見之卑劣亦何怪其然第恐後學之便於不讀書者以
爲墨守歐蘇可以古文自命見有讀史漢韓柳之文而
學之者嗤點曰此無用之學也將關天下讀書者之口

而奪之氣斯道幾何其不絕矣吾爲此懼而豈好辯哉
嗟乎世固不乏欵啓寡聞之士專效季緒之瓌瓌吾猶
無責焉爾吳君者固所謂深於內典長於七律吾黨之
畏友也卽其所涉獵可謂斐然者歟而憑臆發憤奮筆
抨擊猶不能無失言若此其他著作不少槩見友人抄
致搥胸集乃編次梅邨先師綏冠紀畧雜以己意夾註
數條而多行之以嘲笑罵詈之言君固反唇於溫陵者
不幸學歐蘇之學而躬自蹈之矣嗚呼此前朝何等大
故不聞一莊語正言欬噓動色而搥胸二字其文亦不

帶挿

雅馴者何哉甚矣立言之不易而古人之文未可輕談
也自王道闕微數千餘年無復有聖人之徒出於其間
真能探聖人之微言於六經殘脫之內又發明有宋諸
儒身體力行之學苟有雋偉拔出非常之士揣摩誦習
拮據網羅然後作爲文章往往有可采者幹材小生畫
疆窘步不復肯焦心思於翰墨之間而欲挾其兔園夫
子之冊進而紹明夫文章大業不朽盛事豈不謬哉故
僕於足下所問古今人爲文之得失畧陳其固陋而不
能不於正錢錄致其區區之辨駁蓋以文章乃天下之

總批

公器固不可以一人之私好惡與於其間也若僕牧齋
棹尾結
 公之族孫當公在日歲時進見曾不以詩文一事求題
 拂以為此事各自有本領門戶非可依傍而得之故公
 之前後集中曾不挂一賤姓名於其文字間然公之文
 章實天下之文章也自勝國評之定當署曰宋唐歸錢
 四家其文具在固不敢黨枯骨護蠹簡以違天下萬世
 之公足下其更有以是正之

附錄

聞先生論如客得歸歐蘇重開生面不被帖括家

埋抹煞洗發尚書公學問源流文章光燄未易指
 摘如此二事皆有功於後學至五六千言包孕聯
 絡界畫井然全是孟堅列傳綱目體製亟屬燕穀
 令姪句讀流傳之俾問津此道者折衷焉弟之漸
 載頓首

此書初脫藁時余適過先生即蒙垂示因有梁溪
 之行未得竟讀歸於錢子燕穀案頭得錄本復細
 讀之李杜文章光燄萬丈不必言矣其於文章中
 指別源流疏剔訛譌既為後學指南而有功於吳

君及者尤不少也。至若淺學小生，妄憑胸臆，排擊前輩，蚍蜉之撼大樹，徒爲識者所笑。宜切戒云。毘陵教弟黃永識。

受業姪昌祚較訂

虞山拂水山頂茶庵碑記

出縣治西門邊尚湖而水陸迤邐，皆虞山也。望劍門

○虞山○山頂○

沓石虛峴挺起，則山之頂矣。其上報國道院，故相國文靖嚴公祝聖道場。每歲春月，善信士女爭來進香。真武殿下，遊人舟車填咽。訖四月八日乃止。其有愿力男子，芒屨出門，腰包裹飯，斲木古小几式，頓其首。三步一拜，或六步九步，以年之多少爲其步拜之多少。抵於山之趾，三里而遙，則已喘汗如雨矣。自山之趾登山，山愈遠，地愈高。匍匐奮迅，至止道院之下，香事竣，退憩松陰，憊

伏茶○案一

甚口鼻俯呷○熱蒸熏暈暍且渴欲死○余幼隨諸父老登
 陟至此○未嘗不徘徊感歎於茶庵之設○不可以已○客曰
 茶於山之下者○所在多有○松棚布帶鋪坐席○羅果物陳
 餅餐以茶為餌○網遊人而取利焉○山頂則否○且惟進香
 者多勞人窶子○乏看囊錢○勺水不入口矣○此山頂茶庵
 之設○尤不可以已○雖然茶庵者○茶以利吾人○庵以庇吾
 茶○卽有能仁施捨○苟非龍天護念○有初鮮終○前此吾不
 得而記已○前崇禎九年○計氏愛山君吳興人也○旅於此
 特發是心○買巖氏小屋三間○改設茶房於院之左而東
 分三段敘事

不百步○茶房既設○始謀茶事○凡歲買茶如干簣○置薪如
 干架○注水如干罌○典茶如干衆○勞與費倍其時○相與飲
 助者○則有若仍山楊氏○卜之程氏○瑞雲黃氏○踰年○計氏
 卒○楊氏程氏董其役○九年○至國朝順治六年○凡十六年
 間○歲以為常○然歲醪金錢為之○非有成算也○此茶庵之
 始事也○順治間○沈氏和卿君亦吳興人也○家於此○嘗登
 此山○歎曰○院以內黃冠典香巫典祝庵以內外浮屠典
 茶○浮屠無所得食○奚以茶遂誓愿始終茶事○其六年秋
 和卿母壽○文卿楊氏之母壽○陳順慈亦壽○同里人爭圖

爲三家壽。其製屏。其設席。其召梨園。其先期牽羊擔酒。之於沈氏。以告曷。獨告沈氏。沈氏母周氏。不三十孀。奉朝典旌。而撫和卿也。和卿曰。甚荷厚愛。某固不敢當。某母除夕宿山。發愿結施茶功德緣。將以此爲壽。且諸君徒費也。且不免殺生。以爲壽者。累君等不見山頂茶庵之未卒業乎。其何以利吾人。遂相與踴躍歡喜贊歎。沈君爲善導師。明年陳氏楊氏各銳於買田之名。而旋罷獨沈氏先歲輸之米三石。又買石沙墩山場一帶爲養地。而歲種松焉。其後又買金獅圩田二十畝。以助米之

不足。於是庵之柴米費悉資沈氏。蓋沈氏資以壽周母。功爲最。自十年至

今上康熙四年。凡十三年間。亦歲以爲常。蓋至是而僧不憂食缺。人不憂茶缺矣。此茶庵之中事也。四年前計氏所買原屋。至是三十餘年矣。已廢去。和卿先捐五金。買瞿行木若干根。邪許昇而致之。山枝柱傾欹。補葺敝漏。僅有存者。可以支。不可以久。明年遽買蕭亮甫大廳房七間。聚糧鳩徒。又邪許昇而致之。山和卿親持引執杖。而中處寫其舊而新。是圖指揮不旬日。正屋三間成。則

又助住僧道清買後小屋一間。則又以重值買程卜之。後屋兩間。於是造後屋。準前後如製。前買卜之基地。有梗。則又再買之。嚴氏而茶庵之屋。與地周遭俱備。益尤以沈氏之功為最。他氏不得而預焉。此茶庵之踵事也。凡始終預庵事者。皆曰茶以利吾人。庵以庇茶事。自計氏迄今。沈氏姓字具書。顧或始勤而中怠。或始以義而卒以利者有矣。皆諱不書其田。或此置而彼賣。或又彼賣而此贖。如嚴氏之地。基一則曰某甲地。得價一再。則曰某乙地。得價二三。則又曰仍某甲地也。得價者三矣。

此段總束

惟沈氏汎汎而應之。悶悶而受之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始之。銳者終不退。以燕翼茲庵。子無窮。則為善必遂者。亦不復書也。意固不在乎書不書也。其前後住持庵僧。敘庵僧曰從聞還真指南。慈室慧恭。懷白道清。德新道清。凡九人。或暫住。或久住。或卒。或去。惟道津最後。左右沈氏。拮据有功。二十年道津卒。道津之徒聲谷。傳少年老成。有志向道。應山主沈氏之揀擇。住持是庵。來受學於余。余因其名字犯龍池祖名。改字之心谷。名正聲心谷。來謁余。為茶庵記。許久之而未果。已又申和卿之言曰。前人

與之甚難而後人廢之甚易以其無有記之者也。或雖記之天下後世決然無疑足以聳善而備敗者以其有某人之文記之夫是以請於先生會心谷病中來請益勤也。遂作記付心谷之弟大震致之心谷得余文歎曰。吾目瞶矣而心谷遂卒。大震少年老成似其兄來任持時則嗣續茶庵事者其選也。於是和卿不遺壽考請余主其議集山地之主孝廉嚴寶成兄弟輩悉輸其田屋器用什物質劑井井而剖之交大震管事屬余補記之。益大震本參師在天目。公省兄來特應茲典卽心谷

垂卒亦不敢顧私以其弟爲託而茲庵自聽功德主爲山擇人非他所得過而問者如議絜爲公據先去庵之後二百步卽所謂劍門山頂也。東南學者以余愛其湖帶敘作餘波山請瘞余詩文稿於其上。孝廉兄弟捐其地若干步。遽伐石表之。塏列石種松請繫之。庵司樵采余不能禁庶附我佛力庇不朽以備庵之附庸。其本庵公據刻於碑陰。

評師六曰。劃段看之。不數十語自成一篇小文字。全篇看之。又首尾相起伏顧盼爲一篇大文字。此機樞

在莊子秋水等篇中。今人文字之力。止攻史漢止矣。更上一層。源流尚在人間。

沈氏墓田丙舍記

金陽燧 圖沙

記也者。據也。券也。記其可據者。以為券也。不據。奚券焉。今舉子登科第者。赴所在座主。鈔公據。公據者。人也不知。天亦有公據焉。天據。其人之天。以券。其人人亦各自據。其人之天。以券。於天。余繙覆左氏春秋。言某人某年事。為後某年起本。言某人某年事。為其年束案。其成敗利鈍之報。不知當時僑盼起句。諸君以何術言之。一一不爽。乃恍然。職是故之。以也。無非所據者。天也。因而觀吾邑和卿沈君之家。女據節。男據孝。遂以節孝世其家。

而天之報之正莊生所謂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焉
 君母周孺人以二十七歲守其夫詩軒君之節凡五十
 六年君以藐孤起家流離辛苦洎躋于素封乃今以子
 貴誥封君儒林郎君皆泊然一無所著于其胸中惟其
 母一生之苦節在心及其語言在耳蓋君母子間專以
 節孝之教世其家者然也所謂在人天之天也母以四十
 八歲喪其舅六十五歲喪其姑其生也忘其子之不在
 其卒也藉有婦以考終其子與孫成立于母之手然憊
 矣病病矣危卒賴其薰修之力與其子封君之孝享年

君一段脫下

從上詩軒

八十有二而卒其卒也國人上其節于縣郡司道部院
 僉曰俞候題在案此其據也君既念母一生之苦節孝
 匪懈侍母加一餐則喜否則懼邁厲虐疾割股肉屑藥
 以進其後泄下益甚為文夜禱於天請減一紀算代母
 延其終也哭幾絕母既用熏修之力故遺身後不必合
 葬之命夫是以有慶安鎮西墓田之役孺人既葬而君
 廬墓哭泣者垂二十年矣此其據也初君買田在順治
 二年故不為葬地比母命之以奔走西北山無虛歲庶
 乎人事之窮逃矣西土與日者偕來履畝瞻乎而歎曰

又頂上母節一段闕

此承上慶安一

段發明

吉壤哉君遂宮之以為墓田以康熙十七年葬蓋已去

○落○出○天○字○

買田之歲三十四年矣天授之矣去先高祖忠臣光祿
公勅葬塋三百步君既築墓於茲拓其後為丙舍廬於
茲君又手蒞墓前後之田幾三百畝歲入其數之仞以
供祭祀而餘皆以庀善果資冥福自君之來里人德之
此又其據也初君之有是役也客遽告曰夫已氏過軼
我鄰之厚君之薄也能無懼乎余婉謝之曰曩聞君長
厚人也且子產不謂子太叔乎禮無毀人以自成者前
年秋省墓過君君迎勞余為言兩塋不相妨狀先塋東

之尾瀦為池責募人填其淤君一一指畫示余余亦割
然心口且藉君以自壯焉于是君揖余登其堂即墓田
之丙舍也其前長松翠柏陰森鬱映君早暮拜掃其間
其後梯絕壁聳危巖略約徑度方塘數十頃種魚養荷
乃為堂于塘之上圍欄石柱堂製古朴而曠如奧如以
備視君之色黯然曰我遠墳而啼攀栢而泣庶幾吾母
之哀之而魂魄時來游此余曰不然昔潘岳之賦閒居
太夫人御板輿登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惜也安仁
不能踐養拙之言以危其母雖生不樂也秦皇為巴寡

○翻○案○恰○收○歸○正意

婦○清○築○懷○清○之○臺○然○不○聞○其○子○孫○有○以○榮○其○母○則○死○又
 不○樂○也○今○君○優○游○林○壑○形○影○在○母○旁○而○又○有○佳○子○孫○號
 號○竝○進○薦○樽○君○在○郎○官○之○列○豈○非○君○家○母○子○節○孝○有○以
 券○於○天○而○天○之○券○之○者○無○已○時○乎○則○據○此○以○券○君○益○不
 待○僑○盼○起○句○諸○君○之○賢○而○有○識○矣○今○年○丙○舍○食○成○其○孫
 浚○游○余○門○君○遣○來○乞○為○記○余○讀○其○底○曰○墓○之○東○與○錢○氏
 界○址○相○連○松○楸○相○向○惟○願○世○世○子○孫○互○相○保○護○實○有○賴
 焉○於○乎○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君○之○謂○矣○附○于○文○昭○壁○間
 以○識○息○壤○之○盟○君○諱○萬○育○君○之○子○錫○禧○甚○孝○代○父○勤○勞

天○死○錫○禧○妻○邵○氏○世○太○姑○之○節○教○子○浚○補○諸○生○事○詳○余
 修○邑○志○列○女○傳○錫○裕○附○學○生○揚○祚○中○巳○酉○武○科○舉○人○錫
 祉○國○子○生○考○州○佐○錫○蕃○國○子○生○授○縣○佐○錫○祐○府○學○貢○生
 授○州○佐○君○封○如○其○錫○祐○官○者○也○君○之○祖○在○嘉○靖○間○有○諱
 校○者○遊○擊○將○軍○備○倭○有○功○因○家○常○熟
 張○菊○人○曰○寫○其○家○情○事○俯○仰○懷○親○仁○人○孝○子○如○泣○紙
 上○寫○其○地○勢○陟○降○謾○謾○如○有○神○靈○筆○沾○墨○洒○呼○動○出
 冥○所○謂○國○之○雲○雨

點清

曲水村莊記

曲水村莊○去○奚浦故墅里許○而瀕於江○吾弟國子生東
 表所居也○人江自京口而下○至暨陽城○至福山鎮○環其
 東南暨陽已下隸敝邑兩江口○一鹿園一奚浦也○自我
 始祖千一公之六世兄鏞居鹿園弟珍居奚浦皆以江
 口入潮為其墅先奚浦墅最盛故老相傳南市口北店
 巷人居攢簇漁鹽輻輳鹿園不如也○不知何年奚浦市
 廢今所見甃梁堦城基跡累累吾家易程應天科名綽
 楔尚存而曲水村之去墅里許則自柳溪竹深二公兄

弟○別○營○其○第○宅○故○也○竹○深○之○後○徙○於○城○而○柳○溪○至○今○擅
 奚○浦○以○為○家○柳○溪○七○世○則○我○宗○之○府○君○益○大○其○業○焉○以
 曲○水○名○其○村○者○義○何○居○余○嘗○案○其○江○口○鹿○園○之○水○其○入
 之○勢○也○直○不○一○里○而○為○鎮○而○奚○浦○不○然○其○港○口○既○窄○且
 深○又○斜○而○複○迎○水○之○入○則○已○數○為○其○曲○折○編○蒲○插○柳○以
 記○其○漲○縮○之○痕○故○村○落○散○於○其○曲○水○之○上○而○吾○家○之○業
 特○著○府○君○合○分○哀○離○用○樹○不○基○異○居○諸○子○而○東○表○得○曲
 水○愈○益○繕○完○塗○暨○塗○其○為○莊○也○若○深○有○意○乎○曲○水○之○意
 而○自○以○其○意○思○規○度○而○成○就○之○巷○之○啓○也○際○其○濬○也○戶

之○闢○也○迂○其○狀○也○街○之○除○也○巡○其○行○也○墻○垣○之○曲○而○周
 依○其○灣○也○前○後○堂○屋○之○次○第○高○下○隨○其○演○迤○而○升○降○也
 村○安○乎○水○而○莊○安○乎○村○而○凡○居○民○散○在○曲○水○之○上○者○皆
 以○我○東○表○為○司○命○乃○吾○窺○東○表○之○意○常○若○有○歆○然○不○自
 足○者○我○自○通已下謂之開意十○府○君○珍○為○奚○浦○之○別○子○柳○溪○克○篤○前○烈
 以○有○此○寧○宇○吾○當○奉○我○先○君○敬○承○其○基○緒○柳○溪○扁○其○堂
 曰○振○德○曰○寶○善○楊○長○史○翁○記○之○曰○一○門○百○口○庭○無○間○言
 東○西○七○十○里○無○爭○訟○焉○左○右○百○餘○家○無○凍○餒○焉○夫○柳○溪
 之○德○與○善○如○是○斯○有○以○大○哉○我○先○君○以○蔭○及○於○余○其○何

敢○忘○諸○於○是○東○表○大○為○之○堂○落○其○成○而○額○之○曰○柳○蔭○遂
 矩○其○堂○之○右○高○殺○修○之○二○層○以○為○閣○東○表○讀○書○其○中○以
 聽○濤○名○之○閣○瀕○於○江○白○晝○而○望○濤○之○形○則○固○卹○然○足○以
 駭○矣○而○獨○又○取○乎○聽○吾○又○窺○東○表○之○意○固○必○有○迨○然○其
 自○得○者○當○其○靜○夜○擁○燈○歸○神○日○毋○而○忽○而○有○感○乎○吾○之
 耳○而○忽○而○有○合○乎○吾○之○心○澡○漑○胸○中○灑○練○五○臟○記○濤○之
 氣○又○聞○於○師○者○似○神○而○非○夫○固○有○所○合○之○閣○之○下○架○石
 栽○花○各○以○其○時○蜚○全○英○芳○媚○客○而○勸○酬○此○皆○先○府○君○位
 置○手○澤○也○堂○之○左○闢○為○書○室○將○以○庇○吾○子○若○孫○延○師○讀

書○以○代○古○者○左○右○閭○塾○之○制○其○後○則○為○寢○室○溫○室○良○奧
 之○地○不○為○綺○疏○簾○額○一○切○鏟○采○韞○威○悉○準○朝○典○如○先○世
 約○法○綜○敘○莊○之○前○後○其○地○多○茂○林○修○竹○清○流○映○帶○凡○曲
 水○之○曲○砂○渾○至○是○而○清○石○滓○至○是○而○淨○或○壘○而○空○或○甃
 而○汲○或○笕○而○接○或○激○而○溝○之○而○苗○以○漑○或○灑○其○餘○而○蔬
 以○灌○瓜○以○實○或○盆○而○沼○之○而○荷○以○擎○要○莫○不○於○曲○水○乎
 取○之○蒹○之○主○人○顧○而○笑○曰○此○皆○先○府○君○釣○游○憩○息○地○也
 夫○人○世○廢○興○何○常○靜○則○為○三○月○三○日○流○觴○之○致○動○則○為
 八○月○望○日○諸○侯○之○觀○吾○猶○是○水○矣○因○屬○其○八○十○翁○老○兄

為之記則吾又窺東表之意推景物譜地勢固已詳於
 溪川八景石田之圖與宮保之詩篇惟汲汲柳溪已來
 之流風餘韻及府君平生蹤迹魂魄猶樂思此當書以
 俟我後之人不迷其世云爾陸燦遂以其意書為記

周雪客曰摩詰朝川之圖蒙莊秋水之文千古絕調
 近代惟歸廡甫為王仲山先生父子作寶畝山居記
 讀書萬峰一段可以匹美然氣少促無此之淳泓而
 奇秀也

鎮江門人霍秉仁較字

來鶴菴記

來鶴菴菴之主僧秀林海賑踵門請曰居士嗣黃山法
 以筆硯作佛事聞東南且少而讀書吳氏則本菴山主
 也願有記問師何記乎記菴之始末總提師住菴之始末
 又記師所以求記之意并附記余所以許師作記之意
 如左菴在江陰縣東六十里而遙其里曰曹莊又五里
 即入常熟界之西初菴名曰圓通成化間吳西郊建萬
 曆間其孫敬學修至順治丙申秋空中飛一鶴來且翔
 且下啄盤桓於菴者數日而後去於是吳氏之孫寧隘

茂才○諱○復○清○改○曰○來○鶴○而○請○張○尚○書○大○圓○居○士○顏○其○額○
自○成○化○迄○今○康○熙○若○干○年○初○起○而○微○中○建○間○希○廢○興○代○
有○鶴○來○其○遲○鶴○之○既○來○據○舊○荆○新○至○於○今○日○粗○告○歲○事○
厥○維○艱○哉○此○菴○之○始○末○不○可○不○記○也○師○秦○州○朱○宣○莊○徐○
氏○子○也○十○二○歲○父○慧○公○母○錢○氏○見○背○薙○染○於○萬○壽○寺○為○
沙○彌○崇○禎○丙○子○從○其○師○祖○天○然○師○月○輝○渡○江○由○黃○田○港○
趨○北○角○道○中○將○泛○海○潮○朝○禮○普○陀○而○假○道○於○茲○茂○才○方○
以○菴○之○莫○與○為○也○而○見○此○三○人○者○非○常○僧○謀○於○介○衆○請○
師○住○持○曰○普○陀○非○遠○茲○菴○非○近○佛○祖○心○印○捐○身○誓○命○卓○

錐○振○錫○重○城○聖○箭○時○三○人○許○之○五○十○年○來○心○力○殫○盡○西○
戍○之○間○二○人○示○寂○而○師○單○身○除○饑○崇○揭○山○門○掃○除○蒿○藪○
佛○殿○正○中○兩○廂○夾○鎮○以○庖○以○漏○且○飭○且○浚○又○迤○以○西○塔○
院○殿○宇○力○役○躬○親○書○其○棟○宇○曰○惟○海○賑○於○是○杼○信○行○力○
捐○鉢○單○施○買○齋○僧○田○百○餘○畝○而○施○主○張○念○成○伙○助○田○壹○
拾○畝○有○七○分○茂○才○之○弟○寂○覺○在○菴○修○持○田○三○畝○有○一○分○
五○厘○計○田○一○頃○又○若○干○畝○菴○之○東○買○白○潭○魚○池○為○衆○信○
四○時○放○生○之○所○菴○之○中○鐘○魚○響○答○器○用○瓦○具○菴○之○外○竹○
樹○茂○密○籬○落○闕○固○此○師○住○菴○之○始○末○不○可○不○記○也○而○師○

敘事 月韻 掃落 似龜 策范 唯 詩傳

則○又○言○其○所○以○求○記○之○意○曰○海○賑○發○普○陀○之○願○而○來○應○
山○主○之○請○而○住○今○年○七○十○二○老○矣○自○今○日○以○往○海○賑○之○
事○畢○自○今○日○以○後○則○吾○嗣○守○茲○菴○者○之○責○亦○茲○方○善○信○
始○終○護○持○之○力○是○恃○嗣○守○之○責○則○凡○繫○茲○菴○之○一○瓦○一○
椽○一○草○一○木○一○啜○一○勺○如○護○祖○父○如○救○頭○凶○護○持○之○力○
浮○圖○之○香○火○卽○檀○越○之○因○果○有○其○舉○之○莫○可○廢○行○百○里○
者○半○九○十○海○賑○請○以○居○士○之○文○焚○於○韋○神○爲○聰○聰○於○我○
佛○而○泐○諸○石○爲○護○法○祝○萬○年○其○無○數○余○於○是○乎○有○感○而○
歎○曰○昔○者○茂○才○請○余○讀○書○曹○莊○相○與○徘徊○茲○菴○顏○楹○第○

地○苦○莫○或○爲○之○時○蓋○甲○戌○年○也○又○三○年○而○師○始○來○而○菴○
事○始○隆○就○迄○今○不○五○十○年○而○茂○才○之○子○吾○友○杰○吾○門○弟○
子○格○杲○皆○前○死○而○曹○莊○里○第○余○亦○不○復○時○至○其○家○僅○因○
師○菴○記○之○請○而○髣○髴○見○其○蓮○池○竹○戶○燈○火○酒○杯○昔○時○之○
樂○而○嘆○不○如○空○門○師○弟○後○先○拮○据○猶○欲○竭○文○字○樞○機○以○
獎○厲○後○人○於○無○數○也○此○余○所○以○許○師○爲○之○作○記○并○附○記○
之○如○此○雖○然○佛○家○多○以○夢○幻○泡○影○爲○空○而○空○而○能○靈○者○
吾○卽○以○鶴○當○之○昔○時○之○鶴○忽○然○而○來○來○於○空○也○而○兆○茲○
菴○之○有○勝○因○今○鶴○之○去○亦○去○於○空○也○而○菴○在○卽○鶴○在○在○

讀運齋集 卷一
卽空也安知吳氏父子不馮儀而爲鶴而與天然月輝
輩往來於常寂光以善護茲菴乎然則師亦可以無遠
慮也遂書爲記

鄧耦樵曰其結構整齊純似孟堅法而跌宕飄舉變
換不測惟漆園一人子瞻得無蹉乎

門人瞿孝斗較字

讀易管見序

錢陸燦 圓沙

莊子曰易以道陰陽此言也常常之言也然孔子之言
也其後朱夫子論莊周自是箇大秀才卽如易以道陰
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下得又論其書中
原本古人說惠施鄧析之徒與夫堅白異同之論是甚麼學問都
只是借此以顯理故余亦嘗謂世安得有莊子之才著
其書與邵康節同堂而論理爲千古泰有之快事雖抱
此願然亦悠悠忽忽求處於十翼之樊中蓋五十餘年
猶未能窺其中之所有焉近讀吳子邵窩所著讀易管

見○則○何○吳○子○之○為○易○夥○願○沈○沈○者○諸○子○進○曰○上○据○五○經○
 訖○於○史○子○百○家○之○說○其○散○聚○皆○在○此○書○其○書○之○義○則○何○
 所○取○之○曰○取○之○孔○子○之○言○也○取○之○繫○翼○曰○易○簡○而○天○下○
 之○理○得○又○曰○生○生○之○謂○易○本○義○明○之○易○者○陰○陽○之○變○太○
 極○者○其○理○也○天○下○之○變○不○出○乎○陰○陽○而○天○下○陰○陽○生○生○
 之○變○不○離○乎○太○極○猶○之○曰○天○下○之○書○不○離○乎○易○已○爾○孔○
 子○又○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易○之○為○書○不○足○以○盡○易○之○
 言○之○意○而○凡○為○天○下○之○書○抑○何○莫○非○易○之○言○之○意○耶○即○
 如○取○諸○離○與○益○而○天○下○之○佃○漁○耒○耜○為○一○書○取○諸○噬○嗑○

而○有○無○化○居○貨○殖○為○一○書○取○諸○渙○隨○豫○睽○而○天○下○之○舟○
 楫○杵○臼○弧○矢○服○牛○乘○馬○為○一○書○將○作○祖○大○壯○葬○師○利○大○
 過○夫○生○書○契○要○辭○傳○別○質○劑○周○官○太○史○紛○紛○載○筆○史○家○
 尚○質○敘○事○實○子○家○尚○文○辭○弔○詭○迺○至○雜○物○撰○德○醜○記○百○
 車○怪○怪○奇○奇○其○書○滿○家○度○不○離○乎○說○卦○一○翼○之○文○仰○觀○
 雲○雷○京○房○奮○臂○俯○履○山○川○郭○璞○布○筭○首○腹○易○位○耳○目○分○
 方○蒼○篋○桂○葦○畢○登○簿○正○寡○髮○白○眼○搜○載○相○經○鱉○蟹○共○命○
 狗○鼠○一○家○上○絡○乾○坤○下○孕○男○女○白○首○汗○青○有○何○底○極○易○
 之○所○有○或○不○盡○言○他○之○所○有○易○無○不○有○太○極○之○理○一○其○

○支○千○古○未○有○

○至○理○奇○

空有陰陽之變。府其衆有然則一畫未畫以前未嘗無
六經子史也。著作大備之後原不立語言文字也。讀盡
天下之書。夫然後張伯奉璧以求還輔嗣出塚而相告
矣。邵窩之爲此書是也。管見孫詞云乎哉。非也。自管窺
管見字義天不足以盡天。浸假而移其東之管而向西而西之天
不同於東之天。浸假而移其南之管而向北而北之天
又不同於南之天。雖然管中所見東西南北不同之天
其高下晦明陰陽之氣之變也。而隨其東西南北所各
見之天不出於管中所見之天。此太極之天也。管見之

所以名也。特其雜以求端而博其旨趣。連玆瑰瑋非孔
子之言也。今乃知猶孔子之言也。然則向余之於十翼
也。守其樊中而今之處樊者。覺有以異乎向之處樊者
矣。豈惟耽玩莊生之文詞而已哉。吳子又以康節安樂
之窩自號矣。吳子名鶯字鳴周晚號邵窩

許師六曰湘老治易原本經義而縱橫於虞荀九家
已下每謂余卦之六爻總不出孔子說卦之一翼此
文卽其義也。跌宕詭譎弄環餘事非戴主簿關子明
輩所望其肩項

門人嚴虞惇較字



太上感應篇序

錢陸燦 圓沙

○今○失○善○惡○報○應○亦○豈○不○惟○詳○於○東○西○兩○聖○人○之○書○也○乎○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善○不○

○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

○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

○掩○罪○大○而○不○可○解○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天○作○孽○

○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

○不○善○降○之○百○殃○綦○詳○矣○至○吾○夫○子○刪○詩○所○列○美○刺○自○作○

○春○秋○其○褒○貶○悉○本○古○經○文○上○帝○后○土○鬼○神○新○故○如○彭○生○

伯○有○感○應○之○類○事○尤○詳○也○西○方○有○聖○人○出○益○演○而○象○之○
 以○天○堂○地○獄○之○說○則○又○加○詳○矣○如○儒○者○之○說○足○以○動○君○
 子○而○不○足○以○懼○小○人○如○佛○者○之○說○亦○足○以○動○真○君○子○而○
 亦○不○足○以○懼○真○小○人○真○小○人○其○甘○地○獄○如○飴○者○且○曰○地○
 獄○焉○知○其○有○無○真○君○子○自○恃○其○無○地○獄○分○而○亦○無○幾○望○
 於○天○堂○分○蓋○君○子○小○人○至○於○真○各○自○有○其○誠○而○非○他○人○
 之○說○可○得○而○動○矣○然○而○天○下○真○君○子○少○而○偽○君○子○多○真○
 小○人○亦○少○而○介○乎○其○間○可○與○為○善○可○與○為○惡○者○多○此○則○
 孔○聖○人○之○說○病○其○拘○方○西○聖○人○之○說○病○其○虛○無○而○太○上○

應○上○恭○詳○三○字○已○上○儒○
應○上○尤○詳○已○上○佛
雙○承○下

感○應○之○篇○作○讀○其○篇○猶○如○執○其○祛○而○告○之○曰○爾○不○見○夫○
 某○某○為○善○報○如○是○某○某○為○惡○報○如○是○某○某○為○善○而○積○善○
 報○如○是○某○某○為○惡○而○積○惡○報○如○是○早○知○其○報○之○積○也○如○
 是○則○雖○衛○宣○晉○獻○楚○平○惟○恐○其○不○為○賢○君○蔡○卓○操○懿○檜○
 侂○胄○惟○恐○其○不○為○良○臣○豈○惟○如○是○即○商○臣○弒○父○得○國○而○
 其○後○轉○昌○亦○惟○悔○其○不○得○為○曾○參○孝○已○之○為○子○何○則○善○
 惡○之○必○報○者○其○常○也○不○可○以○為○倖○也○讀○是○篇○而○為○善○者○
 喜○喜○斯○勸○勸○斯○加○進○矣○為○惡○者○懼○懼○斯○悔○悔○斯○改○矣○不○
 亦○有○裨○於○東○西○兩○聖○人○之○書○也○乎○曩○余○讀○是○篇○單○剗○其○

此輩亦悔奇確

總東上牛篇

正文一一契勘於心其善之著也固未必克盡無違也
 乃其惡之著也亦有未必不肖至是者焉及見刻此書
 之家裝潢冊葉搬演圖相年儉貲費卷而皮閣余嘆曰
 是啖好善之名而無其實余識朱君若瑛雅有同志前
 標經文後核其人其事件繫簡要削薙繁芳人挾一編
 家置數冊於以勸善懲惡不亦為功約厥用廣乎吳孝
 子子高讀之而流涕曰不幸少失怙恃今此紀略首列
 汪源刻經而父以生天夢告竊願學焉一資兩親冥福
 洎得繼母引年諸弟讀書同好善遂緣起刻此篇行世

而請余探其本而序之昔吾夫子論讀詩之法曰詩三
 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而程夫子註曰思者誠也謂
 人只就事上無邪未見其不為偽君子也思上無邪方
 斷絕惡種而增長善根昔有李居士問善知識地獄有
 乎曰有李曰曾問某和尚則曰無又何也知識曰某和
 尚有妻乎曰無居士有妻乎李曰有知識曰然則某和
 尚無地獄而居士有也此所謂思也今夫當為善而不
 為惡猶曰當為君子而不為小人耳人誰有自命為小
 人而不樂附為君子者特其為君子之思有所不誠槩

生○招○箭○藕○絲○繫○船○終○不○免○於○地○獄○之○一○數○也○可○哀○哉○故○
 日○思○無○邪○誠○也○誠○者○易○无○妄○之○卦○也○朱○夫○子○之○說○无○妄○
 也○日○无○妄○本○是○无○望○本○是○无○望○者○没○理○會○時○忽○然○禍○福○
 如○此○得○之○莊○子○曰○造○物○者○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是○
 已○若○望○是○報○而○為○是○善○善○亦○未○必○報○也○而○况○於○為○惡○而○
 望○其○有○不○報○乎○子○思○曰○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
 先○知○之○知○之○以○其○誠○而○已○讀○是○篇○在○自○反○其○善○惡○之○本○
 子○高○曰○善○哉○請○先○生○手○書○為○序○以○代○木○鐸○之○徇○子○高○名○
 岑○若○瑛○名○仁○

雲林老和尚碩揆曰灌頂真言牽勸地獄勝地藏王
 菩薩矣且問鐵牛自己站在何處說話不辭替普天
 下人來者裏喫三十棒去

昔先生常為余述王聞修先生之論曰韓退之劉禹
 錫論天大抵皆以天為一物能作主宰如世有權力
 人不知凡世間豐嗇厚薄皆人所自取其所以自取
 者有因必有果也雖有權力人亦為因果所使而不
 自知耳先生曰為因果所使而不自知是言天之必
 報因果也天能為因果之報然天所不能為者因果

也然則仍自人爲之耳人人自有一天人要於無天處說無因果却不能於無人處說無天

常州門弟子董一甲記

序李天生請滅蘇松浮糧稿

錢陸燦 圓沙

如論胃發端

善乎歐陽子之論曰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

客

來而治其受病之處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

主

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今夫用度靡敝外示有餘困

鹿○空○虛○內○憂○不○足○吾○吳○之○俗○如○抱○桓○侯○之○疾○以○逢○三○年

九○年○之○飢○千○萬○世○之○計○則○不○可○勝○諱○也○其○故○何○哉○田○故

不○加○美○而○賦○重○額○浮○於○他○郡○此○其○受○患○之○處○也○蓋○自○勝

國○到○今○三○百○餘○年○積○極○重○不○可○反○之○勢○所○謂○雖○佛○出○世

救○不○得○惟○皇○帝○救○得○者○此○其○時○歟○傳○曰○天○下○無○菑○害○雖

有聖人無所施其才語曰芻蕘之言聖人擇焉初大
 中丞湯公撫吳二載懲奢獎樸澹災恤患所以治民之
 計甚備憂民之心甚苦蓋灼然見吳民之飲困而求其
 受患之處則曰惟賦重額浮之故雖頻年荷

皇

上東巡軫念前捐田租之入歲之三然百姓磬磬終以
謂救一時溝壑之命不如邀浩蕩之恩曰欲至於萬年
 也特掌故之未詳情詞之不確奚敢入告 我后於內
 於時有諸生李安臣條言上公乃牒問語驗援據繕題
 會公赴 內召行也百姓數百萬罷市號泣枳道不得

行不得已爭議詣

闕請留已相與言曰夫

天

子○豈○不○顧○念○此○東○南○數○郡○遂○以○我○公○歸○哉
聯終回護

東宮出閣講學事重且以屬公或曰公亦必不恣於茲

土○清○問○下○民○鰥○寡○無○益○我○公○必○入○為

皇

上○精○言○之○矣○前○李○某○之○條○言○具○在○或○件○繫○之○奏○牘○未○可

知○先○李○子○乞○黃○太○史○庭○表○敘○其○書○而○錄○之○又○謂○余○里○戚

老○生○目○擊○知○狀○如○前○所○云○云○者○不○可○以○無○言○余○讀○漢○史

車○千○秋○傳○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民○所○疾

苦於○是○鹽○鐵○之○議○起○班○固○曰○所○謂○鹽○鐵○議○者○文○學○賢○良
 願○罷○郡○國○鹽○鐵○對○也○案○是○時○有○汝○南○朱○生○茂○陵○唐○生○中
 山○劉○生○九○江○祝○生○之○徒○英○俊○竝○進○翹○首○漢○廷○舒○六○執○之
 風○奮○史○魚○之○節○何○其○盛○哉○今○吳○下○諸○生○所○在○麻○列○皆○游
 談○無○根○噓○枯○吹○生○及○與○論○列○當○世○得○失○備○異○時○經○濟○實
 著○皆○容○頭○過○身○括○囊○塞○兌○有○一○二○如○李○子○其○人○者○乎○曰
 無○有○也○殆○不○無○人○才○哀○沮○之○歎○矣○我

皇○上○眷○求○民○莫○渴○賢○詢○咨○倘○一○旦○採○及○西○漢○始○元○故○事○召
 賢○良○文○學○給○筆○札○條○對○東○南○糧○賦○事○從○何○處○下○手○我○知

中丞公在

帝○左○右○固○推○某○某○知○利○病○足○匡○王○官○活○生○人○必○自○李○某○始
 而○不○自○於○吳○下○游○談○吹○噓○無○關○於○經○濟○得○失○之○徒○也○余
 嘉○其○志○意○生○太○平○之○鄉○遭○聖○人○之○世○於○野○食○芹○美○而
 思○獻○非○有○無○望○之○求○言○者○之○罪○又○喜○敝○邑○之○有○是○人○首
 發○是○議○以○干○大○中○丞○之○下○執○事○燦○附○名○不○腐○於○是○乎○言
 安○臣○字○天○生○崇○明○縣○學○生

黃○俞○邵○曰○君○民○之○情○相○恃○而○往○往○不○能○相○通○皆○生○於
 中○間○相○至○之○處○路○遠○而○力○中○軟○也○路○遠○則○情○不○相○聞

言選齊集 卷一 四
力中軟不足以相舉中丞一奏可謂嘉謀李君亦豪
士宜錢黃兩作家皆敘其書

門人白寶較字

宗之叔六十壽序

錢陸燦 湘靈

我家白通寶公生二子。鏞爲祿園之祖。珍爲奚浦之祖。余與宗之叔自此始異。叔則奚浦而余則祿園也。然奚浦與祿園相去一牛鳴。祖宗發跡之地。烟火相望。子姓相接。斗窠阡陌相錯。繡過其家者數百餘年來。猶有承平王孫故態。水深土厚。風氣藏鬱。酒醴雞豚。父兄子弟相親睦。其地多梨花桃李。枝幹骹骹。深翠果實纍纍。率亦數百餘年物。地雖瀕海。當天下太平。無烈風揚波。百餘年之老。常喜不見兵革。旱澇。今則歲苦風濤。損壞禾

言○道○不○負○
黍○豆○棉○王○師○出○入○防○邊○築○堡○幾○與○盧○龍○居○庸○塞○外○沙○塵○
之○警○相○彷彿○當○此○之○時○有○能○完○其○屋○廬○治○其○田○產○保○其○
子○弟○姻○戚○歲○時○上○壽○已○異○于○常○而○自○六○十○七○十○以○登○百○
歲○則○非○天○相○吉○人○爲○桑○梓○惇○史○祭○酒○者○有○所○不○能○覲○也○
吾○叔○氏○之○在○奚○浦○今○其○人○矣○蓋○我○虞○族○姓○之○盛○如○孫○氏○
瞿○氏○嚴○氏○歸○氏○趙○氏○若○數○百○餘○年○之○家○則○未○有○如○我○錢○
氏○者○也○錢○氏○之○盛○則○未○有○如○我○奚○浦○一○支○之○盛○者○也○大○
行○憲○副○官○保○科○第○聯○蟬○皆○竹○深○之○後○而○竹○深○之○兄○柳○溪○
公○兄○弟○爲○名○士○雖○有○烏○程○潮○州○兗○州○諸○公○皆○不○得○志○于○

仕○路○獨○以○富○厚○遺○其○子○孫○而○柳○溪○之○六○世○爲○景○山○公○景○
山○生○吾○叔○氏○而○其○家○益○大○起○竹○深○之○後○既○科○第○鼎○食○徙○
而○城○居○緬○想○石○田○所○圖○奚○川○八○景○先○官○保○所○云○家○世○耕○
讀○隱○于○奚○川○者○惟○叔○氏○父○子○兄○弟○間○猶○有○存○焉○過○叔○氏○
之○里○則○思○官○保○詩○中○洞○庭○蝦○菜○新○豐○雞○鴨○楊○柳○微○風○杏○
花○小○雨○之○句○登○叔○氏○之○堂○則○思○官○保○詩○中○茅○屋○滄○洲○書○
聲○漁○唱○秋○依○月○今○春○按○豳○風○之○句○迨○叔○氏○出○而○肅○客○威○
儀○棣○棣○飲○酒○孔○嘉○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于○悌○
與○朋○友○言○依○于○信○里○之○中○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囂○陵○詬○

詩選補傳 卷一
評箕帚德色者過叔氏之門。媿汗懼伏。惟恐其聞。知入而課其子姪。忠孝清白。先疇農畝。無忘先人之令緒。身先里黨。急公完課。以外橋梁之不甃石者。公館廟宇之不修葺者。兵燹岸獄之宜弔者。當春月婚而不婚者。死喪疾痛。宛氣而不得伸者。至不具醫藥。不棺不葬者。米鹽而數之。至于魁結不舉。巾茵者。童子不能撻。揜者。鄰黨。卑僕之呼蚊蚋。不幃幘者。吾叔氏治其所苦。捐其所慮。塞其所漏。通其所窮。朱子之義倉。文正之義田。鄭公之救荒周禮之里塾。王制之六禮七教。不辭勞動。奮身

而力爲之。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脫使舉先王之政。憲老乞言。推鄉之善人。以叔氏爲首而坐于益公之堂。一邑吐氣。民生又安。族其有不悖。治其有不成者乎。而豈特奚浦一鄉之埤益也乎。叔之壽宜。余有文會。叔氏以甲辰之冬葬親。而明年乙巳春六十不受賀。故余有言而未獻也。丙午正月。余將有金陵之行。東表南州。弟請補其作傳。曰善人國之紀也。豈叔氏一鄉之善。遂不得舉。而措諸國。而執筆撰文者。足以區明風烈。發揚善氣乎。故余于王道之成。三致意焉。特書其

大有繫于時政者若夫叔氏孝于其親景山府君歿後
有終身之喪忌日必淚沾枕衣袂也前年冬許孺人之
喪哀戚而毀傾其家數百金以大葬于奚川里近世喪
禮未有也故舉邑之人以為孝事其兄萃奚異母如同
出萃奚公歿撫諸子如子幼弟通官責二百金悉代償
之而不令弟知此又君陳之篇所謂令德孝恭克施有
政者而于吾叔氏則為常常之行已爾科名顯仕炫燿
陵轢有道之人以法眼視之曾不能以一瞬惟德與業
為不朽修德行義有常而耕讀以為業則世世子孫無

窮之聞也點綴引證陸游為會稽五雲陳氏老傳而自歎先世本
魯墟農家祥符間去而仕今且二百年竟無一人得歸
故業者室廬桑麻果樹溝池之屬悉已蕪沒未嘗不太
息興懷至于流涕也官保為石田圖後詩倘亦務觀之
意也歟而官保已即世今獨有官保之詩可想見于叔
氏之里與其父子兄弟間而已余故特補而序之以祝
吾叔庶幾奚川之後得為陳氏之五雲而不至為陸氏
之魯墟則皆叔氏一人拮据維持之力蓋予之所祝于
叔氏者大矣而豈獨奚浦一鄉之埤益也乎是為序

又數年修邑志既登府君姓氏行誼梗概因功令謹
嚴紙額限字不能詳列亟刻此文後續邑志叅攷之
姪陸燦識

陶心兌曰孔思周情班香范豔

門人祁門汪鴻瑞較正

送許傳舟教諭歙縣序

錢陸燦 湘靈

康熙十五年青嶼許侍御送其二子之試南宮也異乎
凡為父者之詞曰若勿謂乃祖乃父官進士不進士不
官也此行成進士則官長吏以上不官進士官則官師
儒若必先湔去其為舉人進士也者而一之乎學說命
日惟教學半故莫宜乎師儒之官二子踴受教登車而
去人皆謂若兄弟年方壯才甚奇及上第官禁近侍御
小之乎醮其子哉是年松年傳舟果未成進士而相謂
日今而知教學半之說矣於是傳舟先得教諭歙縣云

教學二〇柱

師一〇柱

出題

傳舟之行也侍御筮日筮賓而及余謂必得余言而為
 師儒官之義始白余於是執爵而思侍御之於子固甚
 責乎其難者今執牒而詢於士曰若屬就選人能大理
 學臯陶司農學后稷乎能博士學顏閔太常學子夏金
 吾學季路乎能將作學魯般太僕學申伯水衡學弘羊
 牧羊豕學卜式公孫弘乎皆應曰諾諾者能不能未可
 知已汜然而應之傲然而承之則又更署一牒以進廷
 議擇若以為師若學孔孟六經之道即以孔孟為人師
 若學朱子講究孔孟六經之道又以朱子為人師人盡

孔孟朱子號而讀若也若能乎向之汜然傲然者謹謝
 不敏此豈非凡官皆可器而使而師則繫乎其道師立
 則道立師之官不同師之道則一自天子之經筵國子
 之教倫下而至於府州縣之學官學之所在道之所在
 也此其所以難也而令人顧反易是以為吾賓賓然為
 人師已爾張口飲醪闢囊受餼已爾否則勾稽廩食督
 責掌故已爾又否則歲有課月有會相徵逐以帖括之
 業相責望於功名之間已爾此則今之所謂無難而非
 古之所謂難也古之所謂難者以學名其官則必學足

○點○難○字○

○轉○開

○正○講○教○學○從○

以立乎其道而後謂之天下有學官以教名其官則必
 教足以行乎其道而後謂之天下有教官惟教學半古
 人之於教未嘗不半於學而其學未嘗不半於教師道
 之所以全也此其所以難也雖然如傳舟者夫何難傳
 舟之生也晚不與而祖中承接紹聞衣德蓋在退而學
 詩禮時矣以故言坊而行表金聲而玉色以予不佞往
 往被酒放言呂鉅而舞見傳舟之侍侍御也雍容靜重
 未嘗不宵然喪其所有以余之欲師傳舟知傳舟之足
 以為人師也以傳舟之足以為人師則知傳舟之足以

為歛人士之師難古人之所難而非今人之所謂無難
 也試即以說命之義申之或問於朱子傳說版築曾讀
 書否朱子曰不讀書焉得有說命三篇之文說命三篇
 之文傳說之文即傳說之道也以是而推傳說自版築
 而爰立作相終篇之言學者凡三傳說終身未嘗一日
 不學可知也今傳舟之名與其字皆取義於說命之篇
 而又何難之與有於是酌而祝傳舟曰歛非朱子之鄉
 邦也歟傳舟讀孔孟六經之書而悉本於朱子之說以
 求孔孟之道今也入朱子之里而與其子弟遊登仲尼

廟堂陳俎豆○釋菜於先師○釋奠於先聖○養老賢賓○合射○
獻馘之暇○出其所有以考論學問之淵源○道無時而或○
窮功由難以入易難者可勉易者亦可樂也○則又曰侍○
御巖居川觀○遵養道德○松年以下或仕或讀而傅舟有○
才子璿耀○宇在衡者項託揚烏之歲○有志於西漢之文○
章連試有司皆第一○侍御父子俾之從予遊而歛所部○
吳也近在千里來往旬日○傅舟父子兄弟之間無內顧○
憂歛多名山川紫陽矗其東南○黃山直其西北○雲鋪海○
松透石丹崖翠壁○分割陰陽因吐蘇降精於此邦英能

之士○所在麻列○傅舟讀書談道於其間○樂哉又其物產○
之美○其器用有鉛有漆○食有榘子有黃連○有七品茶文○
士之用有龍鬚紙有方氏程氏墨有青色綠暈金星龍○
尾硯材是數者皆足以助傅舟讀書談道之樂而有餘○
則又因傅舟并以論於歛之人士○自朱子以後如王炎○
之長於易鄭玉之邃於春秋者○今尚有其人乎趙沔之○
授業於黃楚望詹同之見知於虞伯生傅舟之門又有○
其人乎踰年傅舟成進士官禁近○

天子顧問朱子之遺書與其鄉之子弟之人材同不同何

如長育而降就之傳舟職在此行宜無所讓以需濟巨
○應○說○命○收○川求朕攸濟時乎蓋必至是而後惟敦學半之說始備
○一○句○應○完○故口侍御之於子固甚責乎其難者侍御聞余言微哂
而命璿耀書之洛誦以為序

董易農曰勁練是韓逸轉是歐取材是漢人不似今
之空腹而號於衆曰我歐曾我韓柳者比

書許子之官歙縣序後

吏部選人以資格進士則官之舉人則官而師之其
○據○今在學記曰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謂其學能為師以教
○證○古

人而後能為一官之長以治民故官而師者內則成
均外則庠序即古大樂正立詩書禮樂以教士之法
也許子傳舟由茲塗謁選而得歙歙巖邑也其山川
○先○提○歙

奇秀甲天下其文獻自宋元以來猶鄒魯之文學其

天性也今許子以學於祖父之學如弓之箕如冶之

裘以教文學之邦如振金鐸如攻堅木吾知其能為

師矣然今之歙郊壘生走馬安知其不異於昔將以

詩書禮樂之教授戈息馬而變其風嚴師其難乎昔

者魯中諸生圍於劉項之兵而猶講頌絃歌音不絕

今歛其猶魯乎雖然許子明年且由進士而官司成
○收○官○師○
 教國子更官師氏以詔王首係傳其官猶師也其長
○結○到○歛○上○
 不足為也於是家學大行如黃山膚寸之雲不崇朝
 族而雨其始乃觸石而出於天都之峯尊如乃祖中
 丞公合於老人之麓繼如乃父侍御公然後知其所
○結○方○點○題○
 以能為師矣因於侍御所讀湘靈送傳舟序侍御俾
 書其後仍申以師之說云易農董文驥書

門人楊喬年較字

送燕穀姪遊國學序

錢陸燾 湘靈

四民莫貴乎士士莫貴乎國學國學始有虞氏命契敷
○括○通○篇○首○
 五教命夔典樂教胄子攷教胄子之文時未及匹庶之
○創○獲○
 士其制詳乎周故曰周士貴蓋國學專為教士設云諸
 侯之小學在國中大學在國外諸侯貢士于天子自小
 學而國學也天子之小學在國外大學在國中天子受
 諸侯之貢士于國學也王制曰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
 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于學
 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升于學者升于天子之國學也

其考校則間年其賓賢大比則三年其入官則教于國學之九年今

國家試士之制與國學之制相放而行猶爲近古惟是國學所以教人之法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者于義或未備抑世代升降使然歟要而論之士入官則官貴官貴于士也士入國學則國學貴國學之士貴于鄉學之士也其所以貴微直去其鄉而適揭過入官一意于仕云爾且貴得君其次貴得師其次又貴得友今

天子幸國學行釋菜禮畢坐彝倫堂衛官俠陞詔祭酒司

業入臚句傳曰趨上

天子賜之坐問諸生所課誦業認陳所課誦業如式以次衣廩侍學之賞給有差書生田間來備掌故親見車旗文物之盛退而置酒相賀非此行幾綿蕞野外以老此得君之貴者一也國子師祭酒司業皆翰苑宿儒備顧問諸生日侍東西廂主其課已下有丞有博士有助教有學正有學錄其館六其班左右其校士有積分格其率性堂有積分典簿午夜誦聲兩廊燈火熒然不燈不誦者有罰及期材旣成矣拜其師迺遣之入官此

其得師之貴者又一也。士所挾者帖括，所師事者兔園。夫子所與游者羣，居穴處之徒，四方賢豪未見弗克見。既見弗克由，胸次無自而開，議論無自而進，良可憫也。國學則四方人材總萃焉。若聚卽墨，若彙鴻都，若論鹽鐵，議封禪，若舉白虎，旛雕龍灸輶，奉盤錯，鋌戴憑之席。蔡邕之碑，其為藍蒨象斗多矣。此又其得友之貴者。一也。執是以往千里之馬，不契需，夫子不云乎於從政乎。何有族子昌祚，字燕穀，從余游，試不利于有司，因應是選，資同人之先號，得北叟之後福，在此行矣。以余曩故

國學之老諸生而問序焉。因告以士之可貴者若此。若

中入官一脚意

夫去其鄉而適于仕，此所謂世俗之償也。管者羅景鳴

先生試于童子科不第去，而國學鄉會試皆第一人。入

翰林官階一品，謚文肅。此非國學諸生之美譚歟。吾且

恐轉

以景鳴期子矣。雖然，此所謂世俗之償已爾。慎思夫有

總收原本劉向昌黎歐曾多用此法

虞三代設學之義，周禮選士造士之方，精求夫四術四

教禮樂詩書之旨，上有所以荅吾

君與吾師下有所以不愧吾友，則士之所以為可貴者又

餘波

不在彼而在此。子行矣。彝倫堂下數千尺之古松，元許

衡所手植也。今無恙乎。亦讀書論世。想見其何如人乎。
國學門石鼓。周宣王之獵碣也。其文籀其辭。誦天子之
田。今當平岐。岷洛時也。亦有小犯大兇之詩。長楊子虛
之賦。足授歌吹。諸生使歌之。揚鴻烈。振金石者乎。則余
故國學之老諸生也。尚企足以俟之。

董易農曰。其學殖其筆勁。其法整以暇。漢文無一

字落宋人以後。

門人黃宥生較正。

族弟婦節母李孺人五十初度序 錢陸燦 湘靈

孺人以江上名門。忠毅子姓。歸於我弟漢一。茂才其年
十有九。六年遂與漢一永訣也。年僅二十有五。又二十
五年而孺人五十矣。以今年六月某日爲其初度。吾鄉
之俗。五十以往始爲壽。凡十年一加。尤以其年之生辰
爲重。尤必乞名人巨公之詩文陳詞。以侑其禮。凡爲頌
禱之詞。雖屢庚而大要不離乎三多九如者。近是用施
於世俗。常常之人。則可而非所施於忠孝之門。節義之
間。何也。孺人與漢一六年間。稱詩說禮。各稱其家兒。非

汎○乎○其○頌○禱○是○善○明○也○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
 老○曰○美○哉○輪○美○哉○奠○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夫○發
 也○者○往○賀○也○而○歌○哭○兼○引○不○知○忌○諱○之○詞○耳○乃○文○子○北
 面○拜○而○君○子○以○為○善○頌○善○禱○何○也○蓋○君○子○之○論○不○施○於
 歌○哭○之○變○而○施○於○其○處○之○者○為○能○變○而○復○其○常○余○序○孺
 人○何○以○異○是○當○孺○人○與○漢○一○永○訣○時○九○死○一○哭○時○也○孺
 人○卒○哭○謂○其○侍○曰○未○亡○人○從○夫○九○京○特○易○堂○上○二○老○人
 哭○其○子○又○哭○其○婦○乎○且○未○亡○人○當○以○婦○代○子○膝○下○有○五
 歲○牽○衣○之○女○懷○中○有○周○歲○乳○潼○之○兒○死○則○吾○夫○幾○有○種

引證立案

翻剔字

乎○未○亡○人○當○以○母○兼○父○吾○當○為○其○難○者○以○俟○百○年○報○吾
 夫○地○下○於○是○生○則○事○舅○宗○之○公○姑○黃○夫○人○常○先○意○先○事
 舅○姑○忘○其○子○之○死○也○歷○舅○姑○兩○喪○如○之○事○元○兄○撫○諸○叔
 婉○戀○於○先○後○宛○若○聞○忘○其○節○母○之○無○夫○也○教○其○子○國○學
 生○績○功○成○立○有○聲○宗○族○鄉○黨○聞○女○又○賢○嫁○才○子○吳○生○經
 知○其○家○之○有○嚴○君○也○不○二○十○五○年○間○其○家○大○起○足○跡○不
 出○房○幃○人○罕○見○其○面○闔○門○語○如○絜○諸○令○其○外○廬○舍○之○啓
 閉○疇○司○其○田○園○之○易○荒○疇○視○夜○則○掃○除○其○竈○下○潦○躬○臨
 洒○之○且○則○食○嗣○其○臧○獲○以○下○料○其○食○其○所○某○廡○苦○堅○之

提綱

一併調

言○進○齊○集○
卷○
需○如○千○費○歲○之○租○入○於○餽○如○千○槩○歲○之○稅○登○於○官○如○下○
平○準○有○無○化○居○其○值○折○閱○之○交○際○親○故○歲○時○餽○遺○其○益○
厚○之○其○里○巷○貧○乏○酒○家○媪○之○丐○貧○其○必○周○恤○之○家○門○休○
暢○聞○譽○藹○鬱○同○姓○別○以○房○分○咸○稱○願○然○四○寡○婦○異○姓○則○
日○錢○四○寡○婦○寡○婦○之○能○治○其○家○幾○埒○於○其○伯○叔○令○聞○東○
表○南○州○兄○弟○而○寡○婦○之○名○加○於○巴○寡○婦○秦○皇○爲○之○築○臺○
以○懷○其○清○者○數○等○矣○吾○吳○中○非○無○百○年○之○家○吾○族○修○起○
條○落○常○不○一○二○世○而○盡○奚○浦○之○錢○獨○保○先○世○之○詒○非○但○
男子之有東表兄弟即婦人如孺人者柁已敗而卒彼

客

語○意○完○足○

岸○濟○其○舟○軸○已○折○而○卒○歲○莫○休○其○車○金○鐵○之○性○松○栢○之○

力○透○紙○背○

實○豈○非○天○之○不○遺○吾○家○持○傾○柱○危○山○維○孟○覆○稱○百○年○以○
來○之○完○人○盛○事○而○亦○豈○孺○人○一○身○之○不○朽○其○令○名○已○哉○

至○是○其○子○婿○兩○茂○才○請○敘○余○長○於○漢○一○二○十○有○五○歲○漢○

一○之○事○余○如○巨○兄○如○師○友○之○間○余○曩○至○其○奚○浦○舊○宅○流○

生○波○

連○累○日○夕○論○詩○文○大○婦○待○余○加○禮○如○禮○所○稱○公○執○席○妻○

執○巾○櫛○合○者○避○席○煬○者○避○竈○如○詩○所○謂○知○子○之○來○之○雜○

佩○以○贈○之○而○惜○乎○余○與○漢○一○交○益○不○滿○數○年○自○漢○一○之○

物○廻○車○腹○痛○不○忍○屢○過○其○地○因○二○子○之○請○追○念○奚○浦○瀕○

詞通齋集 卷二 三
江○夜○聞○奔○濤○如○雷○聲○撼○屏○如○昨○日○事○而○忽○忽○漢○一○死○別○
二○十○五○年○賴○孺○人○益○起○其○家○有○輪○奭○之○美○信○乎○歌○哭○無○
常○為○能○聚○其○國○族○百○年○勿○替○者○為○有○常○以○此○頌○禱○孺○人○
則○善○矣○曩○者○修○邑○志○最○兢兢○節○婦○一○條○寡○踰○三○十○歲○則○
不○書○壽○不○滿○五○十○歲○亦○不○書○每○歎○謂○同○事○諸○君○惜○吾○家○
有○真○節○婦○李○氏○不○預○以○志○局○竣○於○康○熙○二○十○五○年○而○於○
孺○人○猶○須○暇○之○三○年○耳○今○為○孺○人○五○十○敘○不○辭○為○慶○成○
室○之○張○老○書○其○事○實○以○補○志○之○闕○遺○以○備○將○來○身○頭○綽○
楔○旌○門○王○制○之○左○驗○而○於○善○頌○善○禱○之○義○亦○不○廢○焉○

王阮亭曰文不切事情勿作可也此本致祝之文而
追理痛定之痛魏文深阮瑀之悼潘岳抱子咸之悲
故祝孺人先慰孺人之心孺人讀之停杯而太息益
并使遺孤讀父書而隕涕湘靈之文之有用如此

門人唐人紀較字

平氏白雲丙舍詩序

錢陸燾 圓沙

虞○山○挾○湖○以○為○勝○古○者○仙○靈○之○跡○如○淳○于○慧○車○之○徒○多○

虞山寫起

在○城○以○西○而○為○人○子○孫○之○為○祖○父○卜○寢○丘○者○恒○於○斯○然○

皆○背○山○面○湖○而○已○循○湖○以○西○其○地○口○秦○塘○者○則○平○氏○墓○

出題

在○焉○平○子○字○水○心○葬○其○先○甫○遵○宜○君○之○墓○也○竝○墓○築○內○

舍○顏○曰○白○雲○水○心○居○縣○城○或○不○時○至○其○地○庶○幾○似○梁○公○

自雲山處

之○望○白○雲○而○思○親○如○其○父○之○行○寓○別○館○杖○屨○釣○游○於○此○

伏

也○余○未○及○與○水○心○游○展○石○谷○之○圖○誦○十○景○之○詩○觀○烟○客○

伏

太○常○諸○公○之○序○登○西○城○樓○閣○望○其○所○謂○丙○舍○者○漁○網○風○

帆○突○烟○瓦○雪○往○往○在○斜○陽○落○照○間○歎○平○子○之○不○忘○其○親○

位○置○乃○如○此○周○禮○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令○

國○民○族○葬○而○掌○其○禁○聽○其○訟○當○是○時○有○族○葬○無○專○葬○也○

專○葬○其○始○於○周○之○衰○乎○專○葬○又○多○惑○於○拘○忌○陰○陽○甲○可○

乙○否○蓋○盛○於○秦○漢○之○際○矣○樗○里○疾○韓○信○是○也○疾○秦○昭○王○

時○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

墓○漢○興○長○樂○在○其○東○未○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信○布○

衣○窮○時○釣○魚○城○東○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殿○地○

令○其○旁○可○置○萬○家○者○樗○里○秦○之○智○人○也○依○竝○天○子○之○宮○

今○安○在○信○志○誠○大○矣○太○史○公○曾○視○其○母○冢○如○其○言○者○又○

在○不○耶○要○而○論○之○樗○里○之○智○不○符○於○道○淮○陰○不○能○保○其○

身○而○又○況○其○母○之○冢○矣○往○者○吾○族○甥○王○方○谷○為○余○言○水○

心○蓋○學○道○人○也○余○因○方○谷○知○水○心○已○又○八○十○翁○沈○悔○菴○

介○以○來○余○因○得○交○水○心○而○傾○倒○其○所○學○內○則○握○乾○坤○坎○

離○交○姤○之○宗○外○則○資○金○石○芝○朮○服○食○之○用○方○尋○四○朝○七○

真○之○遊○以○登○石○函○玉○札○之○籍○其○有○事○於○登○真○度○世○豈○有○

不○先○其○親○以○自○淑○其○身○者○乎○客○曰○先○生○之○况○水○心○也○謂○

樗○里○淮○陰○卑○之○無○足○數○抑○何○以○為○水○心○執○左○券○歟○余○嘗○

如在望中

引經入題本義

總擊起

雙題

分敘

又總束斷

引入學道下文

應前未及與游

波瀾

考陶隱居真誥謂貞廉忠孝之人積行獲仙又載淳下

實證 ○應

斟入身目山授虹景丹經於慧車子身目者虞山之墮

山○或曰即虞山然則水心非隱居之儔以孝得道者歟

其所著丹言內外詩篇又非隱居之藏名於地肺奮筆

於別錄仍以道成其孝者歟方谷恠菴竝乞余敘其詩

因書其大者其丙舍之勝具在圖景與詩與序不贅論

焉○

許青巖曰虞山故陶公所賦詩之桃源斜川也又寫

竝周家墓栢下詩耳人謂老湘此文似晉人然謂其

蕭酒處耳若結構緊嚴錘鍛簡峭絕似班椽論贊固

其本色不能掩也

門人郭長春較字

族叔丹成君壽敘

名鍊

丹成君蓋前年五十也○君五十客有來請余文為壽者○

凡為壽之詞取應稱觴之期懸其文於中堂以夸艷於

閭里宗族交游例援朝官結銜之行數多者以為重而

已非有志之士卓然超於流俗之外者不取於傳世之

文也○余以是辭客○客曰此君意也○余曰君意欲得余之

詞以傳耳不在壽也○且五十未為壽也○壽必推吾家之

彭祖而君為其九十六世孫○彭祖八百而君才五十○僅

彭祖十有六分之一耳○故未為壽也○而君欲得余之詞

以傳者不繫乎壽故余亦遲遲其應之君勇於為人若
 準以吾夫子之十年一進不知自知天命以行而之於
 百歲行誼加於人又何等何藉乎遠祖孟浪之言也此
 則可以敘也君居祿園之曹巷參軍恢園公之第六子
 今鄉之人稱之曰曹巷錢氏第六君邑之人稱之曰曹
 巷錢氏第六君凡以別於他之子以著君之賢如第五
 公之云君雖居曹巷而曹巷接於祿園其地瀕海魚鹽
 輻輳其剽輕無行者輕生犯死鹽船魚扈以機利接引
 益且浮海業田卽昔年讀書之家亦焚硯燒書誘於習

俗而不復脫穎於囊中且願處囊中耳君乃喟然歎興
 曰此不足以卒吾業也往往去曹巷而游於邑游之既
 久君不知其非邑人也而邑人亦不知其曹巷人竟稱
 之曰錢氏第六君矣邑有大徭役水利農政廢興沿革
 議論往往煩君部署余聞而駭之余則見有如項梁言
 前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者矣余則見有
 如潘濬之知樊佃爲州人設饌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
 自起此亦侏儒覩一節之驗者矣君彭城舊姓儒家舒
 退人也顧何以能見重諸君間哉蓋余知君於其少壯

時○矣○其○少○也○讀○書○知○大○義○孝○友○性○成○參○軍○夫○婦○疾○病○疴○
 癢○拊○摩○不○去○左○右○湯○液○醴○灑○調○齊○七○筋○中○裙○廁○踰○司○候○
 浣○滌○不○令○參○軍○夫○婦○知○事○其○諸○兄○恭○敬○退○讓○父○遺○產○折○
 箬○不○一○訾○省○較○計○弱○弟○鶴○田○少○同○硯○席○雁○行○序○進○且○耽○
 且○孺○鶴○田○桑○氏○壻○其○妻○則○吾○亡○妻○穎○川○君○姊○之○出○也○鶴○
 田○死○君○獨○收○卹○其○妻○女○女○又○死○妻○又○連○喪○其○夫○與○女○亦○
 哭○死○君○為○立○其○後○而○略○無○染○於○其○所○遺○之○業○遠○近○益○稱○
 第○六○君○長○者○壯○益○恢○大○參○軍○之○基○緒○所○為○善○未○易○米○鹽○
 鱗○雜○數○也○設○塾○教○子○折○節○延○經○術○士○好○行○陰○德○樸○死○梁○

頂上少敘

頂上壯敘

涉○餽○餒○絮○凍○捐○租○以○活○窮○耕○施○田○以○過○捕○蚌○第○六○君○之○
 善○既○稱○於○遠○近○而○君○又○以○為○行○其○善○於○鄉○不○如○行○其○善○
 於○邑○行○其○善○於○邑○不○如○行○其○善○於○其○國○有○其○志○而○惜○乎○
 非○其○職○也○常○忽○忽○自○傷○可○致○此○物○而○不○得○自○致○然○一○遇○
 邑○中○有○大○徭○役○水○利○農○政○興○廢○沿○革○議○論○君○必○奮○臂○出○
 其○間○邇○者○蘇○松○浮○糧○請○減○一○事○發○自○諸○生○李○安○臣○等○而○
 奏○狀○撫○院○署○名○歷○階○而○上○者○君○跂○然○魁○也○朝○議○難○其○事○
 謂○如○撫○臣○請○則○歲○不○足○給○司○農○度○支○其○議○雖○寢○而○當○事○
 未○嘗○不○壯○君○輩○義○至○高○則○君○之○能○已○益○於○邑○者○一○矣○先○

一事

跌宕淋漓

邑之西北區皆余與君之籍也。自讓塘港口折而北抵
 祿園延袤數十里。兩涯之田止倚三丈浦一水為蓄泄。
 浦腹寬江水上潮有所休息游波足以資灌溉之利。填
 淤既久開濬滋費君又毅然奏狀撫院奏事下所司君
 則又賣田丐資以資畚鍤之役。是時今方伯劉公以糧
 憲駐臨吾邑帖委邑紳之生於茲土者佐邑劉侯蒞其
 事而吾子舉人蜚熊預於行實往主君家歸為余言是
 役得以辦治多君力也。則君之能已益於邑者又一矣。
 夫是以邑有事必稱錢之第六君。正祿園迤而南所過
 總東句已下祿園發議

第宅曰劍肋曰徐庄而次曹巷曹巷則君所自買田宅
 構書堂於其上榆柳映蔚門巷騷除場圃桑麻如桃源
 世外橋邊有菴則招致淨侶堂中燈火書聲與梵唄鐘
 魚答應人謂君方翩翩然有志於用世可樂之地如此
 而尚不足以羈之也。余因而有感焉。祿園自吾始祖本
 忠公翊業宗人鳩而處此而大於吾先高祖光祿公之
 世白祿園而劍肋而徐庄皆光祿起家進士業也。光祿
 殉國贈子孫官金吾其五世金吾瞻雲則余從兄也。請
 余傳其子在崇禎戊寅巳卯間去參軍家百餘步族誼

煖○熱○鷄○黍○近○局○時○時○杯○酒○相○過○從○是○時○君○兄○靖○其○叔○十
 二○三○歲○君○墮○地○非○久○耳○靖○其○從○褚○文○玉○秀○才○為○舉○業○君
 倚○膝○識○之○無○字○秀○才○軀○幹○肥○笨○偉○然○千○觔○好○飲○大○醉○拍
 案○叫○旗○牌○官○如○帥○府○之○為○須○臬○所○坐○席○拉○拉○折○不○能○杖
生○劇○可○笑○倒
 策○顛○於○牀○又○拉○拉○折○余○與○君○輩○笑○失○聲○參○軍○目○之○亦○一
 為○嗚○噓○此○事○想○見○如○昨○日○不○意○君○已○忽○忽○為○五○十○餘○歲
 人○而○余○衰○老○可○知○矣○金○吾○家○既○替○厥○世○而○吾○之○諸○房○但
應○上
 見○破○落○未○聞○昌○延○自○祿○園○迤○而○南○而○劍○肋○而○徐○庄○而○曹
 巷○君○家○兄○弟○列○居○其○中○業○日○益○盛○子○姓○日○以○繁○而○君○之

才○又○縱○橫○特○出○於○其○間○是○豈○不○足○為○吾○閭○里○宗○族○交○遊
收
 光○寵○乎○此○則○可○以○敘○也○若○夫○壽○則○吾○家○十○六○分○之○一○不
 足○乎○列○客○稱○善○請○錄○之○以○去○地○行○仙○商○彭○祖○九○十○七○世
 孫○七○十○六○歲○姪○陸○燦○書

鄧○耦○樵○曰○以○壽○敘○為○開○端○提○祿○園○為○伏○脉○已○下○敘○少
 壯○二○項○敘○浮○糧○開○河○二○事○意○排○而○法○圓○以○祿○園○收○起
 手○全○篇○處○處○跌○宕○於○結○處○祿○園○又○總○一○跌○宕○也○有○此
 妙○文○恐○熙○甫○却○步

受業姪名世較字

屈良翁八十初度序

良生屈翁壽開八袞吾友趙石麟蘇蓼劬沈秋輪金大

士邵青田戴敏公顧輯侯周西園陶子師趙聖傳張介

石輩介余文敘其侑觴余讀韓愈送何堅序曰韓於何

同姓為近竊疑夫韓何不同姓也而同姓何也近又何

也曰推其始祖之自分而云也以此類推之則屈於錢

同姓為近何也太史公楚世家曰祝融之後吳回生陸

終陸終生子六人其三曰彭祖則余陸燦之百世祖也

其六曰季連季連之後當成周時熊繹封於楚是楚與

○古○例○確○

翻入

○突○立○案○

○援○

錢同出於陸終之後也。太史公屈原傳曰：屈原楚之同姓也。原自敘亦曰：帝高陽之苗裔。朕皇考曰伯庸。自楚公子瑕食采於屈，因氏焉。屈重屈蕩，屈建屈到，與原皆其後。自春秋屈桓來盟，及原本末在楚詞，其事蹟也。此屈受姓所自來，與錢同出於陸終之後，不疑也。故曰：屈與錢同姓為近也。今按屈氏世譜，著封於楚，著戴於汴。自宋建炎時，從一公扈蹕南來，遂占籍常熟。迄今子姓在汴者，科第蟬聯，譜牒班班可考。韓之敘何也？曰：舉進士同業在太學，同道識堅，十年為故人，而余於翁在中

之案

案中

年微有不同而同，其晚也。則何也？余落拓無用於世，滯於其為儒而已。而翁以儒兼老於醫，其業通則滯與通微似不同，業余終歲視北造物所憇遺，故頗閑而翁為通邑死生司，命翹足歡迎，會城諸郡官長禮而來謁，所至車無停軌，其道忙則閒，與忙微似不同。道余脫手與翁別，常隔歲惟語念相聞，問耳心雖親而跡則疎，幾不似故人。然則所云同姓為近者，亦古文有而今文無也。乎然余近稽而逃聽，則吾郡邑數十年來之士，無可以蓋翁者。翁遷虞始祖，從一公而下，彥文公於勝國初載

入案中之斷

即屈氏世譜序

隸籍虞庠。誥封公。誠軒其子也。再傳爲樗菴公。中成化乙酉舉人。瑞州推官。吾下宅派東湖。公有折獄衡平善。收民譽。早賦歸來。立身高潔之贊。子冲霄增廣生。與丁南湖鄧梓堂諸公唱和有集。號虞山十傑者。詳余所纂。邑志。子諱必達。貢士。四方學者多遊其門。致身甲榜。科不一書。而足。子諱復顯。諸生子諱坦之。卽翁父也。坦之老成長德。爲諸生祭酒。此其世也。翁旣世。其祖父之學弱冠受經。館粲攻苦。文學冀一奮科目。以光大先緒。天世純孝。資束修。羊以養。不給。不獲已。且徙於醫。岐黃書。

外幼所習經史。倒誦宿背。胸中有餘味焉。其於醫也。凡三十餘年間。三折肱。九轉丹。診脈視病。盡見五臟癥結。所活人數十萬。此其仁術之效也。曩者邵無盡先生尚書郎時。與余劇談京邸。屈指里中吉祥善士。必翁首也。曰。某叔母翁之妹也。不幸某叔父死。母以孀。依翁以生。衣食百須。皆翁主辦。某時未第。食貧。翁不見督責。翻加慰藉。吾弟一箇。賴翁成立。翁弟其兄。友其弟。如其妹。撫其姪。如其子。兄靜。吾出贅東鄉。饋遺織於途。數日以俟。其至。止。流連常浹。日月殆依依。不忍分手也。其家庭。

之間如此余固已心偉翁而金君又為余言北居南城
 南城不特倚翁為司命凡匍匐以救有喪假貸以濟不
 足聞善則趨之若嗜慾聞惡則避之如湯火國推約長
 學躋飲賓益翁不獨其仁術足以匡王官活生人也夫
 是以有請於夫子之言然則余何以祝翁哉無已乃本
 韓之謂何所以同者而推翁之於余庶幾卒歸於同者
 以足其義焉翁雖老於醫也至今手不釋卷課其子弟
 未嘗以醫而妨儒矧嗣君有四皆以文學發聞於時翁
 之弟駕生父子即又皆抱書遊郡縣學不替瑞州以下

之世則與余業同余老矣翁之嗣君與翁弟之子俱以
 文學為業夫既食餼於郡縣學穎脫矧發鵠起虎步竊
 私祝異時有子若孫追陪於後憑茵接軼而相與述其
 家世者其道則又同且余已謝去四方之遊與翁訂南
 邨鹿門之約自此同姓而近為故人又未晚也然則余
 何以祝翁哉余猶彭祖之孫而翁之祖乃彭祖之季弟
 也猶今世所云三房六房之後也其長生久視之書猶
 在况翁有橘井杏林之術而余亦粗知吐故納新之方
 則翁之八十殆猶彭祖分十之一而余以七十五病脚

叟支離攘臂於其間不亦樂乎况乎祝壽之詞之美無
 如莊子莊子之言曰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
 千歲為秋而乃今以彭祖之久特聞莊子之意以為彭
 祖之久非久也以其遠於八千歲之春秋也然則翁今
 彭祖分十之一且不欲彭祖之八百為多而况以彭祖
 分十之一自多乎然則余之引彭祖以為言者猶眾人
 之匹也夫姑書以發翁之一噓而滿其觴

靈隱碩揆和尚曰余在三峯知屈翁仁人也非鐵牛
 居士大手筆不足以壽之至奇至確重重伏案重重

翻案馬莊合為一人

陸節母詩文集序

○突○起○案○

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也史昉於春秋春秋繼詩亡而

作者也此詩史相終始矣史例失實則史不信於是作

者往往采撫局外閒評公論詩譌古文詞以考證其書

凡以傳信也明史不修前黃金鄭曉陳建輩私有所編

纂低行夾註間引證據如於石事引李空同清風店劉

健事引空同東山草堂許遠事引何景明樂陵令之屬

○引○史○合○經○一○段○

據此證彼千古而下如土訓誦訓如質劑地比無復影

響游移使後人得疵其說若志體則尤莫宜此矣何也

郡邑自爲其志固已劃然十五國之風謠服被俗區明
 風烈周召王化一書鄭緇衣齊鷄鳴魏汾沮陳宛立各
 爲一書各以其地著其俗史家惟班固知此義其地里
 一志於秦兼引秦函二風於魏引蟋蟀山樞葛生之篇
 於韓分引陳鄭二國之詩於齊引饋之間俟於著於吳
 楚引屈原離騷宋玉景差及枚鄒無忌夫子之徒此志
 協史體然史合而志分均詩之苗裔文統辭爾故曰志
 體尤莫宜此矣余連年領修邑志表微闡幽最先男子
 忠義女子貞節局開未幾而旋罷鈔本已上而未刻親

入題

朋里鄙間單寒往事多所挂漏卽女子節孝合傳如陸
 節母嚴氏幅已竟始得聞而殿書焉事簡詞略罕所援
 據故也役旣竣門人張 屺臣始以節母之孝子貞士名

集多人不盡書

安節所集念劬編來書卷端故方伯九十翁本芝孫公
 啓也爲之傳者楊都昌子常孫推官永祚其踵是而作
 者詩篇永言大抵美柏舟節母操而余因以想見貞士
 奉柩椁廢蓼莪不知其何如讀此集一字一淚也夫女
 子之節較難於男子之忠然其揆一也卽如以杜子美
 寫陳陶斜歐永叔寫白馬驛其作者與死者千古有耿

光杜云詩歐云史史可詩詩即史也矧寫忠節詩文統
 辭其揆一也孫公先祖仍雲公世兄弟余事之數年子
 常子長在前朝與余同日試太廷充明經拔萃科三公
 明之周餘夏肄皆邑之祭酒惇史也今先後往為古人
 矣閱三公之文字足以證志傳之不誣而惜余得之志
 役既竣之後前又鉞板限額竿費不能詳焉至節母歸
 培之公二十六而培之卒貞士五歲孤兒耳上有孀姑
 門以外水田十有九畝又割其五畝以贈夫之姊氏節
 母嚴氏慎餘先生女也有姑在義不復於嚴姑卒哭泣

至此方敘實事簡括不多語是敘體

喪葬畢慎餘逆以歸紀叔姬始歸鄒春秋之美也泉治
 父母家以蔭活其子母婢僕五六口而早暮將茶蓄租
 小有羨財構草堂三四間種梅舍旁中供大士像梵唄
 匪懈授子讀課女織卒嫁娶成立培之公之不替厥世
 皆節母冰鐵十指所造也堂既落食里人過之者相與
 指而目之曰此為陸氏節母之堂歟噫嗟媿矣餘苦節
 事蹟詳念劬編剝序崖略以補志傳之闕如并書余媿

姜武孫曰讀此序不特節母入史入經警動人倫竝
 見此集中有數作者其言亦必千古古人云文章必

詩選齋集 卷一
爲事而製詩誨合爲時而作宜圓沙往往不輕爲人
下筆也

門人戴維東較字

戴節母蔣太君六十壽序

蔣太君生于邑之望族前貴州道監察御史以化公曾
孫女前留守桂林殉節瞿公式耜外孫女幼失怙撫于
舅氏余同年友瞿孝廉嵩錫夫婦嫁于戴爲文學秋濤
之婦入門之日翁姑皆喜夫婦相莊太君年才十有八
歲距七年而孝植生生五月而秋濤亡太君抱五月孤
兒千鈞一髮迄今三十有六年矣孝植四歲太君膝上
指識之無字上奉寡姑下撫孤子操作十指鹽米瑣屑
雖飄搖風雨庇戴氏之世如秋濤在日歲不能具束修

羊太君蓋常自教兒也昔者孟子之母斷機教孟子其先曾點教其子曾參悞斷爪根幾予大杖其後市有言曾參殺人者其母至三投杼而後起則其平時聰聽其母之彛訓可知已孔子家兒不知怒曾子家兒不知罵大約得于母教者多孝植恂恂粥粥有父風慈母之教然也孝植旣勝冠補學博士弟子貢太君一則以喜擇吉日具衣冠修脯贄跪孝植于庭使之年曰男年幾何矣母聞之魏邴原傳安丘孫崧阻原遊學曰君鄉里鄭君學覽古今博聞強識鈞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

乃舍之躡屣千里何爲哉今汝母之命不重于孫崧之言乎東家丘不有錢夫子在乎況于而毋不廢菽水溫清又不須八九年別乎孝植所以奉母命來遊余門也僕雖非昔者聖賢之比然則曾子之學于夫子孟子之學于子思有不淵源于兩母之教者哉今年春正月門人張一桂來請余爲其母于太君七十壽序以二月二十日爲其初度一桂展覲余見余病方在縣稷中默然無一言而去孝植續以其母六十壽序來請亦以却張之例却之孝植含淚跪牀下曰夫子必無恙念吾母守

節三十六年不得夫子一言以章之是使孝植五月墮地之孤兒死吾父而苦吾母于一生也且孝植非張門兄之比也張母于前二十五年修志夫子則既大書特書在列女傳縣知之郡知之省會知之天子知之矣又其六十歲時夫子已有序張之文若吾母舊時以不及令不得邀重典今又不得夫子序言則文獻何徵焉此余所以不忍其意不能奮筆而爲口占其大畧如此至其苦節如毀容矢志仰事俯育者當書事姑至孝以婦兼子承顏順志不使其姑追憶其子者當書姑病劇時

藥必親嘗衣不解帶經年不懈者當書姑卒後哭泣躄踴過時而悲者當書親教其子見其成立女嫁孝廉翁振翼旦夕顯榮蘭玉盈門克昌厥後者當書掇其大者餘不具書是爲序

詩經

卷一

美

